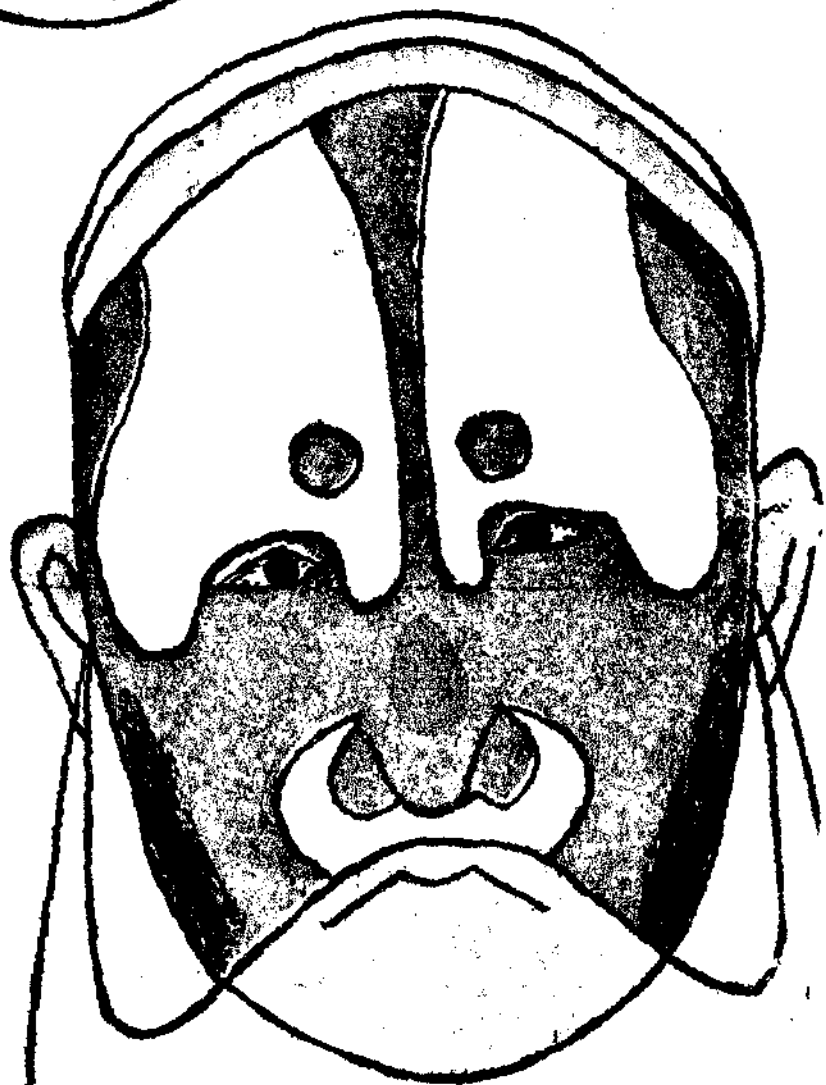




芒日  
椰

瞿安題



第七期

春柳第七期目次

〔封面〕 吳瞿安君題字 二進宮徐延昭臉譜

〔翰墨〕 歐陽予倩書字

〔肖像〕 (一)王楞仙陳壽峯之徐策寄生(二) 在東京梅蘭芳演散花(三)歐陽予倩之

寶蟾送酒

〔舊劇談話〕 梅蘭芳何以能享盛名(濤痕)

秦腔雜話(聽梨外史) 今歲劇界之活動(

春柳舊主)

自六六一頁至六六八頁

〔新劇談話〕 歐洲歌劇之述聞(濤痕)

自六六九頁至六七二頁

〔名伶小史〕 歐陽予倩(春柳舊主)

自六七三頁至六七六頁

〔名伶家世〕 賈洪林(卓然)

自六七七頁至六八〇頁

〔戲場雜評〕 茶資宜有定額(露厂)

〔舊劇脚本〕 東施效顰(通俗教育研究會編)

折柳陽關 自六八三頁至七一〇頁

〔新劇脚本〕 新村正(續)(天津南開學校新

劇團編) 自七一頁至七五四頁

〔文苑〕 詩錄二十首 詞錄二闕

自七五五頁至七六〇頁

〔小說〕 富賈某 五人傳

自七六一頁至七六六頁

〔北京名伶演戲月表〕 (松岩調查)

自七六七頁至七七二頁

〔戲劇詞典〕(濤痕) 自七七三頁至七七四頁

〔雜事軼聞〕 附梅蘭芳  
東渡紀實 自七七五頁至七九〇頁

▲補白▼ 零縑尺素(六六八頁) 餘瀋錄(

六七二頁) 蘊雪戲對輯(其三)(六七六

頁) 蘊雪漫筆(六八〇頁) 戲台聯語

六九八頁)

飾小生者為徐小香後最負盛名之王楞  
仙飾老生者為陳壽峯（梅巧玲之內弟）



有子三嘉樑現為梅蘭芳之昆曲師嘉麟  
演老生嘉祥演小生均在上海奏技

徐 策 寄 生

道衡社長兄惠存



小第予倩持贈

寶蟾送酒



歐陽予倩之寶蟾送酒



舊劇談話

## 梅蘭芳何以能享盛名

濤痕

此次梅蘭芳東遊日本。余嘗爲豫言及梅到東後所得之影響。茲以事實證余所言。殆已無不適合。余亦甫自日本歸來。乃更以余之所見所聞。輯爲梅蘭芳東渡紀實。以餉閱者。第梅蘭芳之在今日。得享如此之盛名。果何由而致耶。世人不知其所以然。余亦不知其所以然。即以詢之蘭芳。彼自己亦未必知其所以然。反復思之。百索不得一解。敢以質諸世人。還以詢諸蘭芳。

梨園人才。日見凋謝。遠者不必論。自民國成立以後。譚鑫培死而老生衰。何桂山（何九）黃潤甫（黃三）金秀山死而花臉衰。羅壽山（羅百歲）趙仙舫（大鼻子）死而丑角亦衰。即如賈洪林路三寶沈三元李壽峯李鑫甫等。亦相繼而死。雖以上諸伶工。不足與二奎三勝長庚楊三小香等並稱。然而余幼時尙及見王九齡盧台子趕三紫雲諸伶。繼之而享大名者。如汪桂芬王楞仙楊桂雲等。亦不復生存於今世。清末已然。矧在近年。惟是青衣一門。自紫雲亡後。甚少繼起之秀。順林怡雲瑤

卿鄭二奎輩。未嘗演大軸子。即以陳德霖論。亦自云生平未嘗演過大軸子。或屬個人之謙德。或因梨園之舊習。(梨園舊習。以老生或武戲演大軸子。不肯輕易改例。)然而青衣之人材缺少。已可想見。忽而天生一幾生修到之梅蘭芳。正當老成零落。青衣更少人材之時。亦可謂應運而生矣。大凡轉移風氣。全在乎人。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也。蘭芳自登紅氍毹。上演藝以來。名譽駸駸增高。如旭日之東升。居然演大軸子。且非蘭芳演大軸子。必至開鬧。(內行以鬧然而去謂之開鬧)向來旅京東西各國人士。以看中國戲為恥。自有梅劇以來。而後東西各國人士。爭看蘭芳之戲。嘖嘖稱道。且有爭聘至外國演劇之事。誠為亘古未有之奇談。愛梅者固不禁欣然色喜。即不愛梅者亦未有何種反對之正當理由。總之梅劇之受人歡迎。與夫梅之演劇能力。余亦不必多贅。且余對於梅劇。亦不敢目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第以今日叫座之能力言。舍梅莫屬。已無疑義。或者當年之老伶。有勝強於梅者。惜我未得親見之。或者異日之幼伶。有勝強於梅者。則我又未能逆料以指之。然則今日之時代。直可謂為梅劇之時代。其所演文武崑亂各戲。余固不敢曰無一些錯處。而以一人能兼演文武崑亂生旦之劇。此等人材。梅以外實尚未得其人也。余為蘭芳慶。自不希望更有勝強於梅之人。然而為中國戲曲計。則又不能不希望更有勝強於梅以繼其後之人。世之顧曲大家。亦有與余表同情者乎。

## 秦腔雜話

## 聽梨外史

秦腔之由來久矣。推厥本原。人多謂爲創始於秦。相傳成習。遂以秦腔出於陝甘。不知實權輿於燕而流傳於秦。數典忘祖。故以秦腔名之。嘗攷始皇時。燕人高漸離善擊筑。聲爲變徵之音。筑狀如瑟而大頭安絃。可以竹擊之。當荆軻渡易水。高曾擊之以歌。士皆涕泣。足見其聲之激越淒清。能動人心也。及後歌於宋子之家。史公記其出善衣。更容貌。是高之歌亦如後世之粉墨傅飾耳。高後入秦。名噪全都。秦人愛其悽惋慷慨。遂咸習之。初亦不過僅爲市上之歌謠。後乃變爲演唱之腔調。編詞造句。遂成歌舞聲中之一矣。其爲聲也。迥異皮簧。哀怨淒涼。則有如猿啼三峽。鶴唳九霄。響越鏗鏘。則有如搖篋鏗鐘。敲金戛石。蘇子瞻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者。正復與此相類。令人聆之。便增無限傷感。想及荆軻易水之悲歌。漢高大風之雄懷。固未可以卑視之也。韓昌黎云。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吾臆度之。所謂悲歌者。蓋即秦腔之濫觴也。清高宗時。魏長福以之由陝甘傳至都門。亦未盛也。其後見賞於慈禪。竟與皮簧各曲。並駕齊驅。至今秦腔已在擯斥之列。蓋由於學士大夫目爲下里巴人。不足登大雅之堂。遂致日形衰歇。以人才言。惟郭寶臣。崔靈芝。侯俊山三數人。猶有流風餘韻。此外蓋已罕觀其人矣。余恐他日致成

廣陵絕調。爰將其極盛極衰之時代。以及人物之臧否。分別言之。亦聊以誌雪泥鴻爪耳。

(一) 極盛時代

光緒之季。拳匪禍國。烽烟倏起。虜馬臨都。京華人士。相率而奔。兩宮西狩。駐蹕西安。慈禧后於憂患中。忽得安樂。喜出望外。留居陝西。殆有年餘。雖在蒙塵。仍喜聽劇。每任梨園子弟粉墨登場。然陝之伶工。大部習梆子調。慈禧后聽之久。成爲習慣。故迴鑾以後。仍嗜愛之。於是一般演秦腔戲者。多得眷遇。崔靈芝當日以花衫享盛名。樊山曾有憶崔迴文詩。(其事見後人物譚)侯俊山之辛安驛。當日顧曲家咸趨之若鶩。每一海報出。座即爲滿。而俊山此劇。以視今之伶人。亦誠有霄壤之別。宜乎鵲噪於京華也。郭寶臣以秦腔老生。能與叫天相峙齊名。是十餘年前秦腔之盛。亦可見其一斑矣。惜乎諸伶老去。後起無人。習之者往往任意敷衍。不肯專心。遂致爲士大夫所鄙棄。至若今日坤戲園中。其所以能招致座客者。此其故固不在於秦腔也。

(二) 極衰時代

自男伶善秦腔者。大半老去。極盛而變爲極衰。蓋亦事之當然者也。靈芝既不時露。寶臣俊山。登場更稀。適值叫天晚年。精神矍鑠。不亞壯時。譚氏未沒。蘭芳又已崛起。妙齡妙技。翻陳出新。皮簧之盛。莫與比倫。於是演梆子者。遂不能立足矣。其始猶不過厭之。至今日乃至鄙之。棄之而不屑一顧。男



班中間有加入秦腔者。終必歸於淘汰。(二)慶園之前車可鑒。夷攷其故。實由於坤角有以致之。其中如金玉蘭劉喜奎等一二人。尙有可取。其他一般坤伶。大都淫蕩妖冶。引起少年捧角之野心。叫喚嗚嗚。令人可厭。騷人雅士聞之。以爲北鄙殺伐不堪入耳矣。自甲寅至今。一種靡靡之音。舉都若狂。聽之者非真聽梆子也。蓋別有野心懷抱也。演之者非真唱梆子也。蓋所以賣風流招捧客也。自表面觀之。坤伶演者。實繁有徒。似秦腔不得謂之不盛。以實質言。殆已衰敗不堪矣。長此以往。不加取締。不獨秦腔日衰。抑且有關於人心風俗。夫淫蕩之音盛。清雅之聲必有損。故往日坤班最盛之時。男班幾至不能立足。近雖漸復舊觀。依然勢均力敵。奪朱亂雅。勢尙堪虞。嗚呼吾不禁悲今日之秦腔。而生無窮之感慨也。聊書數語以告當世之大評劇家。如春柳舊主張繆子張非禪何卓然諸君。若有以糾正之。則幸甚焉。

## 今歲劇界之活動

春柳舊主

今歲劇界之活動。直可謂爲歷史上所僅見。從前雖有評劇文字。散見於日報或雜誌。而刊行專門雜誌以行世者。實自春柳始。此劇界活動者一。中國戲從未有遠至海外演唱者。此次梅蘭芳東渡。開千古未有之奇。而日本人人歡迎。出乎吾人意想之外。此劇界活動者二。今晨自旅舍將他出。遇歐陽予倩。歐陽君固十五年之舊友。同在東京創演新劇之幹部。而春柳社最初之社員也。予倩此來。爲組織梨園學校而來。且將渡日本以視察。而從事於建築舞台。此事爲余所最贊成者也。此劇界活動者三。此次蘭芳自日本歸。本有三種目的。(一)設學校。(二)建舞台。(三)上海某報謂爲鄙人欲建設一文明劇場。固有是意。惟此次東游鄙人並未發表意見。僅於某日蘭芳對新聞記者有此說。而余爲譯述之。則有之耳。(二)編新劇。果能從事於此三者。則梨園界斯大活動矣。於此之外。余尙有意組織一梨園博物室。上期春柳雜誌所云提倡伶界文學。聽花君亦爲文贊成。此目的。並云將台上所用之行頭及玩品。陳列室中。以供參考而助瀏覽。余將於明年正月先行試辦。想當不至爲難也。

總之以上各事。或已實行。或將實行。或未實行。或難實行。然而既有此思想。西諺曰。思想者事實之

母也。則他日當必有實現之一日。

書既竟。不禁希望於南歐北梅焉。以言乎南。此次予情重游日本。以平素多年之研究。而視察近日最新之文藝。事半功倍。必能如願歸來。而學校招生之事。現在亦已告成。不日即可招生南下。改良劇場。當亦不至大難。以言乎北。蘭芳自日本歸來。所抱三種目的。其第一第二兩項。以彼之能力。登高一呼。詎難實現。惟第三項編新戲一節。蘭芳聰明。固堪勝任。惟其他配角。一時殊難其選。即從前余所謂以舊伶充之。不免有舊習難革之慮。此則所最宜注意。欲其有真正新戲現於社會也。終非俟學校出身之人才不可。

素 尺 鎌 零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清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故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清兵入。即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襲。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胯下。適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胯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



## 歐洲歌劇之述聞

濤痕

德國著名歌劇家維霸亞氏。生於一七八六年。卒於一八二六年。初籍隸德國邊疆我菁郡。(我菁譯音)系出南奧貴族。以其父旅行至德而生。遂為德產。及長酷嗜音樂。遂使法意之音樂趨向於德。思想之變遷。維霸亞與有力焉。求林金之山巔。來因之河畔。戈西古之寺院。與夫古城高塔。無不供有維霸亞之材料。年二十七歲。遂成一音樂大家。其歌劇最名於世者。有弗來休三幕。臥良地三幕。臥比龍三幕。皆享盛名於當時者。其弗來休之劇。第一幕。村衆羣歌。合唱跳舞。村人既去。主人公馬克思出。應王家看守森林職之選。惟能否入選。心中惴惴。故發為一種悲歌。彼之戀人阿喀德。非待馬克思之成名不能結婚。同時有喀思巴者。與馬克思競爭。森林之魔神。保護馬克思而當選。第二幕。女主人阿喀德及侍女顏歆。二人合唱。發一種極悲哀之音。蓋恐馬克思不當選。不覺憂從中來。第三幕。喀思巴之陰謀未遂。目睹馬克思阿喀德之得意。其歌音又一變。據云維霸亞氏之歌劇。

實爲羅芒其克派之始祖云。

吾國舊劇之歌。除崑曲外。大抵填字押韻而爲之。絕少以聲音而表示喜怒哀樂之傑作。吾國新劇。又多於白話劇中加以一段皮簧。此種演法。惟中國自命新劇家有之。吾甚願中國新劇家。亦當於音樂學注意。萬不可加以敷衍之皮簧。庶免非驢非馬之誚。而中國新劇。亦得有發達之一日。斯誠新劇之大幸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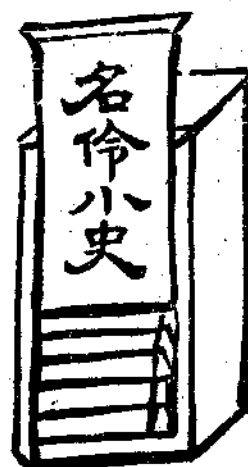
露厂按吾國新劇。加唱皮簧之事。實所恒有。即以余罕觀新劇眼界最狹之人。亦曾屢有所見。十年前觀鐘聲之恨海。及近頃某校之箕豆悲。天津大羅天之天然劇。均嘗於劇中加唱皮簧。夫既名曰新劇。當然與舊劇有別。蓋劇之效用。其爲啓迪愚蒙輔助教育。無論新也舊也。固具有同一之精神。而情節穿插台步形式。則迥不相侔。一爲純粹說白。一爲唱白並用。二者之構造既殊。自不容張冠李戴。此實一定不易之理。而吾國新劇之所以加入唱詞者。夷考其故。大抵由於觀劇者。久觀舊劇。心目中已有一種牢固不拔之印象。非符此印象者。即不認之爲劇。今忽耳目一新。迥非陳迹。格格不入。遂不免覺其索然寡味。於是演者爲迎合觀者心理起見。乃加入數句唱詞。以博觀者之一粲。觀者於極沈悶之中。忽得此數句唱詞。亦似精神爲之一振。然而揆諸劇理。實屬不通已甚。若新劇而必須加以唱詞。方能引人入勝。烏能成爲一種戲

劇歟。向使演者。果於此中研究。確有心得。於表情說白中。能將所演之情事。曲曲傳出。窮妍盡態。使觀者目注神凝。恍若置身於當日之情境。喜怒哀樂。方且感觸之不暇。又何至興索然寡味之憾哉。無如演者。或無一定之脚本。或乏良好之配角。信口拈來。隨意敷衍。直同兒戲。了無精神。而欲觀者之不沈沈欲睡。烏可得乎。余於新劇一道。雖無精深之研究。而於加唱皮簧。使新舊互相撮合一節。竊期期以爲不可。假若演者技藝廣博。新舊兼通。故欲一炫其長。則另演舊劇可矣。

餘瀋錄

英國伶人山多。以勇力著於時。曾在倫敦奏技。能以兩手各挽五十六磅之重。更以巾縛其雙手。以繩縛其雙足。可在台上作仰面筋斗。依然兀立。並不倒撲。又能背負駿馬一匹。周行台上。或袒胸仰臥。胸上置一巨架。架上復置一巨琴。更以五人坐於架上。一彈再鼓之餘。仍復神色不變云。





## 歐陽予倩

### 春柳舊主

歐陽予倩。瀏陽人。湘中世家。祖若父繼爲顯宦。文學道德。咸爲國人所欽仰。予倩年十三。即出應童子試。鄉人羣以神童目之。明年入鄉園。是爲末次之秋園也。未售。遂入經正學堂肄業。旋考取出洋。留學日本。入成城中學校。志在學陸軍。而非陸軍部咨送者不易入。乃改入明治大學商科。商科中簿計一門。非其所宜。凡求學者。貴乎性之所近。予倩嗜文學。又改入早稻田大學文科。彼之對於劇術也。自幼即嗜。若有宿根。其爲人也。不飲酒。不吸煙。年二十未近女色。不解所謂男女戀愛之道。雖出身世家。而無政治思想。戚串中不乏大官吏。彼則從不歎羨。所始終不忘者。戲而已矣。在日本時。先喜新派戲。且尤嗜西洋戲。丙午年（距今十二年前）同志組織春柳社。予倩欣然色喜。粉墨登場。凡演各戲。靡不受觀者歡迎。既歸國。乃漸漸研究時裝。其初在日本時。所演者多西洋戲。或日本戲耳。予倩東渡以前。不喜與女子交際。於女子社會之態度。胸無成竹。歸國後而始研究之。最長於飾

爽雋之女子。及有學問之閨秀。嗣後對於戀愛戲。亦漸研究入微。且爲他人所不及。卽予倩之初意。亦未嘗至是也。惟其研究入微。未免有過於細膩之處。反因是而知音者少。蓋觀劇者未能細心體貼也。近來雖仍以戀愛劇見長。而於中流及中下社會之女子心理。尤能描摹周密。大概彼從前於人格分析及脚本解識力。強於普通人。故於演戲時。豁然貫通。無一定之程式。及一定之態度。所謂神而明之。不爲繩墨所拘。觀者但就一方面言之。則未免有異於伶工舊例之論。蓋其形式上恒出以己意爲之。斯乃以新戲之精神。而加入於舊戲之範圍也。其當年在日本時。並未研究舊戲。卽普通京話。亦不能言。曾不幾時。進步乃若是之速。洵足令人驚異。其意恒以爲應于現在戲曲規律之外。尤當追進一層。方足以爲藝術界生色。此實超乎尋常伶工之思想也。雖有人云。予倩演戲。不免有流於油滑之處。其實非油滑也。彼蓋有時不拘繩墨耳。平日散戲歸家。夜寢甚遲。每晨必早起。習外國文二小時。又喜讀外國文藝書籍。據醫生云。如此耗精神。恐陷於神經衰弱之症。然其好學之心。曾不以醫生之言而少沮。彼嘗語人曰。演戲與評戲脚本三者。非從根本上改革不可。而營業及養成人才之道。亦更當隨時隨地留意揣摩。聆其言可以知其志矣。南通張公。賞識其爲人。以通俗教育事相屬。固彼之素志也。循是以往。出其平日抱負。盡心經營。吾知其必可達其藝術的藝術之目的。不僅彼個人之幸。抑亦藝術界之幸也。予倩自編脚本甚多。新戲之（浮雲）及（神聖之愛）前

者之大旨。謂凡事非自己經過。不能有自信力。藉以嘲未經富貴萬事不關心而自鳴高尚之人。後者則謂凡人應尊重他人愛情。而後自己愛情乃純潔。此二戲在上海春柳劇場演過。甚爲社會歡迎。春柳劇場。即春柳社同人扶軒子情諸君所組織。惜此脚本存於扶軒之手。扶軒亡矣。此脚本亦已不知所在。又會編舊戲之黛玉葬花。其原稿爲楊塵因君所編。而子情刪定場子及詞句。從事排演。時在梅蘭芳演葬花以前。脚本各異。又有寶蟾送酒者。本爲新劇。第一次子情曾與馬二先生在上海演過。其後馬二先生改之爲舊戲脚本。現時子情所演者。則又已略加改定。與馬本不盡相同。曾有人對於子情所演之寶蟾送酒饅頭庵等劇。有所訾議。謂其類似淫戲。余以詢之子情。彼亦云無何等價值。惟此係屬於一種戀愛戲。別開生面。所演與尋常花旦不同。描摹一種女子之態度。亦無不是處。上海花旦。多欲就而學之。子情未肯以授人。苟其細膩不到十分而誠不免有類似淫戲之誚也。總之子情之爲人。就本人觀之。性情極其質樸。乃自舞台上觀之。則又異常活潑。以彼之聰明經驗。潛心藝術。而又負有絕大之志願。他日能爲藝術界放一線光明者。余於子情有厚望焉。

輯對戲雪蘊

名伶小史

崑曲戲名都雅文人每以之作對平仄  
妥協字句工穩若有天造地設之妙茲

其  
摘錄數聯如次

埋玉 拾金 卸甲 鬪丁

題曲 教歌 折柳 掃松

三  
彈詞 製譜 玩箋 看狀

偷雞 訪鼠 拾畫 偷詩

醉妃 醒妓 絮閣 瑤臺

名伶家世



# 賈洪林

樹棠

祥麟

洪林

振鏞

卓然

祥鳳

女一適醫士陳某

女二幼殤

女三待字

祥瑞

德林

女一待字

文林

松春

女一適孫心蘭

女一適齊某

二石頭幼

女一幼

一

## 名伶家世

二

賈樹棠字隸香江蘇無錫人藝崑腔小生娶陳壽峯之姊（與梅蘭芳之祖母爲胞姊妹行）生子三  
 祥麟祥鳳祥瑞女一適孫心蘭（生青衣怡雲喜雲）

祥麟字闊亭樹棠之長子工文場娶孫氏（即今著名琴師孫老元又名佐臣之胞姊）生子一洪林  
 女一幼殤

祥鳳字麗川又名煥雲樹棠之次子初拜胡喜祿爲師嗣以喉啞不復登台專事授藝所教戲劇各  
 有一定之價目亦伶界中罕聞者也授徒甚夥許蔭棠劉春喜李鑫甫陳葵香張榮奎高慶奎貫  
 大元小梧桐（即劉硯芳）等均出其門娶陳氏生女三長適醫士陳某次幼殤三待字

祥瑞樹棠之三子工文場胡琴最精著名琴師梅雨田孫老元等均其所授娶張氏生子二德林文  
 林女一適商界齊某

洪林字巨山祥麟之長子幼隸洪奎班作科藝老生初受業於吳連奎嗣得劉桂慶汪桂芬及其叔  
 麗川等於唱作行腔加以指示藝乃大進出台時甫十三齡即名滿都下出科後入同春與譚鑫  
 培配演搜孤盜宗卷等劇頗爲譚所重視錄爲弟子研究愈工通達文理編劇頗多幾可上追盧  
 勝奎不幸短命丁巳九月疾卒娶陳氏生子一振鏞女一待字

德林字毓峯祥瑞之長子初隸福壽作科（班主爲余玉琴）工架子花臉出科噪敗搭班唱朝官大

將(即零碎角之稱)嗣出京改名玉書在外埠演唱數載力募王榮壽(即三麻子)之紅淨戲如斬車肯過五關古城會單刀會說土山等劇丙辰三月間曾來京在中華舞台奏技數日娶王氏生女一待字

文林祥瑞之次子工文場曾搭富連成班娶張氏生子二女一均幼

振鏞號少林字連璧洪林之長子幼從其父習老生劇洪林故後高慶奎以所演諸劇多得洪林教益飲水思源乃錄振鏞為徒以報之

松春文林之長子乳名大石頭隸斌慶科班作科藝名斌錫習丑角尙未出台  
二石頭文林之次子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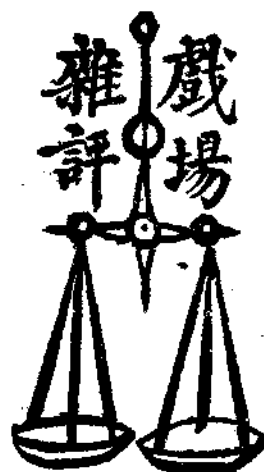
筆 漫 雪 蘊

名伶家世

巴黎女伶梅兒

巴黎女伶有名梅兒者。享名極盛。曾任皇室劇場中之領班。嘗言昔應某劇場之聘。登臺奏技。適英故皇愛德華臨幸。大加稱賞。演畢親至其旁。握手殷勤。慰勞備至。梅兒感恩知己。每對人言此。輒復盈盈欲涕。不減華清宮女說霓旁羽衣時事也。





## 茶資宜有定額

露 厂

吾人赴園觀劇。戲價之外。看座者例須另索茶資。此輩無業之人。賴此茈茈者糊口。索者與者均不爲過。然無一定之數目。少與之以爲未足。多與之仍屬無厭。貪多務得。慾壑難填。幾至每付戲價。或收票之後。需索茶資。未有不曉曉請益。至再至三者。間亦有看客過於慳吝。而不能不請求增益之時。叫喚嗔咎。刺刺不休。以致妨碍其他觀客。不得諦聆戲曲。往往緣此發生衝突。至巡警予以制止而後已。揆厥原因。實由於茶資無一定標準。有以使之然也。夫戲票既有一定之價額。則茶資亦不妨立一固定之數目。即於黏貼戲價之條之後。附添數字。書明每位茶資若干。此外不許再索。觀客既肯破鈔聽戲。斷未有吝此微貲。靳而不予者。若遇闊綽之輩。願於定額之外。多給若干者。即亦聽其自便。總之務須懸一價額。爲觀客付茶資時。萬不可少之數。足此數則看座者不准再爭。超過者准其收受。不足者可以指條婉告。請符其數。料亦無如此吝嗇之人也。若既按定數予之之後。猶敢

戲 場 雜 評

二

再三爭競。強聒不已者。可立時告知園主或鳴諸警察。照章懲罰。以儆效尤。如是則可免茶役任意婪索之弊。而觀客耳根亦可清淨。得以專心聽戲矣。豈不善哉。

天 津 戲 園

爭 索 茶 資

叫 賣 喧 嘩

甚 於 北 京



# 東施效顰

通俗教育研究會編

## 第一場

劇中人

施理(丑)

東施(丑旦)

### 內容

(丑上念) 爲人須求實在 不可單學皮毛 要是專講外貌 越學越發糟糕 (坐介) 我施理 乃越國人氏 父母雙亡 只有一個姊姊 因爲我們住在苧蘿村的東邊 人家就把他叫作東施 還有一個本家妹妹 他住在苧蘿村的西邊 人家就把他叫作西施 講到西施

舊劇脚本

## 舊 劇 腳 本

## 二

的模樣兒 簡直是天上少有 地下難尋 別提多麼俊咧 我姊姊東施 因為西施長得好 看 穿的戴的 沒有一樣不學着他 我姊姊的模樣兒 長得怎麼樣呢 列位不用瞧他 祇要瞧我就知道咧 閒話少說 方才我出去 遇見一個西施的街坊 他說西施害了心痛 病 連浣紗都不能去 我想他們姊兒兩個怪親熱的 不免將此事報與姊姊知道 (起喚介)

(姊姊 姊姊 你請出來罷 (私語) 好讓大家都瞧瞧 (坐介) (丑旦嗽上) (念) 生就花容 月貌 自然百媚千嬌 苧蘿村上美名標 要與西施比較 (丑起介) 姊姊請坐 (同坐介)

(丑旦) 我說 兄弟 你叫我出來 有什麼話說 (丑) 您倒先猜上一猜 (丑旦) 我知道 啦 大概是因為我長得好看 有人要給我提親罷 (丑) 不是 (丑旦) 那麼你告訴我罷 不瞞你說 姊姊心上 只有這一件事 除了這件事 我是再也猜不着咧 (丑) 您也不用 猜啦 我告訴你說罷 西施妹妹害了心痛病咧 您倒是瞧瞧去 (丑旦) 他害了心痛病麼 (丑) 可不是 還是病得狠厲害 連浣紗都不能去咧 (丑旦) 他既然病咧 面容一定憔悴 許比不上我了罷 (丑) 我並沒有瞧見他的顏色 是聽他街坊說的 (丑旦) 既然如此 你在這兒看家 讓我到村西去看他一番便了 (同起介) (唱) 往日間 姊妹們 同心 合意 (丑閉戶介) (丑旦唱) 只為他 身不爽 要去扶持 (下)

第二場

劇中人

西施(旦)

東施

內容

(旦上引)江頭日浣沙 辜負貌如花(坐介) (白)奴家西施 越國人也 向在苧蘿村  
 西居住 不幸父母雙亡 並無兄弟 祇有奴家一人浣紗度日 可歎吳越交兵 國勢日衰  
 爲此朝夕憂悶 得了了一個心疾 也有浣紗女伴到來 問候於我 只是言不入耳 怎知  
 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唱)這幾日 碎芳心 玉軀病倒 越谿上 難浣紗 自歎寂寥  
 並非是 怨青春 標梅期杳 都只爲憂國事 愁鎖眉梢 (丑旦上唱)從村東 到村西  
 羊腸路繞 一霎時 到他家試把門敲 (白)到咧 待我叫門 開門來 (旦起開門介)  
 (丑旦)妹妹 (旦)原來是姊姊 請 (旦關門介) (同進介)姊姊請坐 (丑旦)有坐 (同坐介)  
 妹妹 我聽說你得了心痛病 是有這回事麼 (旦)賤恙有勞姊姊掛念 (丑旦)我瞧你的顏色  
 紅裏透白 白裏透紅 不像有病吓 (旦)病重的時節 令人十分難受

今日總算大好了(丑旦)我原說病人的顏色 怎麼會比沒有病的人 好看得多呢 我說妹  
妹 你生就這副好模樣兒 又是年歲輕 又沒有拘束 可以自由行動 怎麼會得了這種  
病症(旦)這個 小妹此病 是由憂傷而起(丑旦)憂傷而起 這是有心事 噯 我明  
白咧 想必是沒有人給你說媒 才把你氣出病來咧 這也不能怪你 姊姊我比你大幾歲  
模樣兒也跟你差不多 誰不知道東施西施 是苧蘿村的絕代佳人 偏偏沒有人給我們  
做媒 我想到了這件事 也是時常的胃氣痛(旦)小妹的病症 倒不爲此(丑旦)你不  
爲此事 到底爲了什麼呢 你將心事告訴我 姊姊我好替你作主(旦起介)(背白)且  
住 他是個無知識之人 我的心事 縱然告訴於他 他也一時不能理會 只是想到我越  
國 國勢不振 常受吳邦欺凌 若是再不努力圖存 將來免不得男爲人僕 女爲人妾  
全國人民 萬劫不得超生 叫我怎得不悲 怎得不痛 噯呀 痛死我也(兩手捧心介)  
(丑旦起介)你怎麼咧 難道病症又發作了麼(扶旦介)(旦)姊姊吓(唱)一霎時 起  
新愁 病魔纏繞 頓覺得 方寸間 痛苦難熬(縐眉介)(丑旦唱)聽他言 把病容 子  
細觀瞧 見雙眉 顰蹙交 格外生嬌(私語)說也奇怪 他這眉頭一縐 非但沒有一點  
病容 倒越發顯出嬌媚來咧 我們兩個人的容貌 別的都不差什麼 就是這一段丰韻

我實在比他不上 不免借伺候病人為名 背地裏學他一學 對 我就是這個主意 (向旦白) 我說妹妹 你身上不舒泰 我扶你進去躺一回兒罷 (旦) 有勞姊姊 (丑旦扶旦下)

### 第二場

#### 劇中人

范蠡 (正生) (黑鬚便服)

#### 內容

(生內唱) 有孤臣 在路途 勒馬四望 (馬上歎介) (接唱) 錦乾坤 變作了 滿目淒涼 遭不幸 強凌弱 干戈擾攘 我越國 失戎機 險些滅亡 久聞得 那夫差 淫昏放蕩 仗裙釵 回天意 要沼吳邦 (白) 下官范蠡 越王勾踐駕下為臣 官拜大夫之職 自從吳越搆兵 會稽敗後 國勢日就衰弱 時受吳邦欺凌 滅亡大禍 便在旦夕 且喜吳王夫差 乃是個好色之徒 若有美人獻於他邦 定可蠱惑吳主 振興越國 聞聽人言 苧蘿村有兩個佳人 住在村東的叫作東施 村西的叫作西施 因此前去訪美 一路行來 也不知苧蘿村在那裏 不免借問一聲 (喚介) 列位請了 (內白) 請了 (生) 請問苧蘿村離此多遠 (內白) 離此不遠 向西行去 只有五里之遙 (生) 有勞了 (內白) 好說

(生) 方才鄉人言道 苧蘿村離此不遠 只有五里光景 待我順着道路去 先訪東施 再訪西施便了 (唱) 一路上好風景無意玩賞 要施個美人計惑亂吳王 (下)

### 第四場

劇中人

東 施

施 理

范 蠡

### 內 容

(丑旦上唱) 病西施 爲心痛 眉尖雙鎖 我見他 丰韻好 暗自揣摩 (坐介) (白)  
前兩天西施妹妹有病 我在他家裏 服侍了兩天 現在他的病是全愈咧 我把他縐眉的樣子 也學了來咧 但不知學得像不像 好看不好看 這回兒閒着沒有事 不免對着鏡子來自己瞧瞧 (轉坐介) (對鏡介) 慢着 西施發病的時節 必得先說一聲 嘎唷 痛死我也 然後兩手捧心 縐起眉來 才顯出千嬌百媚 待我照樣來學他一學 (變小嗓)  
嘎呀 痛死我也 (捧心介) (縐眉介) (丑急步上) 姊姊 你怎麼咧 難道心痛病也會



傳染麼 我給你請大夫去 (丑旦起介) 你不要攪我 我在這兒用功 (丑) 你不說明白  
 我當你真得了傳染病咧 到底用什麼功 你說給我聽聽 (丑旦) 我用的八九玄功 你不  
 知道 快快兒給我出去 (丑出介) (私語) 這是怎麼會事情 待我躲在外面 暗中窺探  
 窺探 大概這裏頭總有黑幕 (丑藏介) (丑旦望介) 他走咧 待我再來效顰一回 (坐介)  
 (屢呀 痛死我也) (捧心介) (對鏡微縐眉介) (丑窺介) (丑旦) 不對 這眉心微微  
 兒的一縐 只怕人家瞧不出來 還得要另想法子 (丑私語) 原來他在這兒 用眉毛上的  
 工夫 簡直要滿臉跑眉毛 (丑旦對鏡大縐眉介) 學得有點意思咧 這樣一用力 人家就  
 瞧出來咧 (丑私語) 瞧可瞧出來啦 吐也吐出來啦 (丑旦) 學了半天 還是覺得少一點  
 兒媚態 必得多加工夫 方可出奇制勝 如若不然 就辜負了奴家這兩條柳葉眉咧 (丑  
 私語) 這兩句話 志氣倒很高 可惜他把工夫全用在皮毛上咧 (下) (丑旦對鏡做出縐  
 眉醜態或將眉一上一下) 屢呀妙吓 (唱) 對菱花 不由人 心中快樂 面上益嬌態  
 全在雙蛾 雖然是 西施美 難比於我 若有人 見芳容 定要作合 (生馬上唱) 一到  
 了 苧蘿村 逢人問過 (下馬介) 方知曉 此門內 藏有嬌娥 (白) 門上有人麼 (丑旦  
 起開門介) 你是誰吓 (生驚介白) 下官范蠡 官拜大夫之職 久聞東施大名 特來相訪

(丑旦) 原來是位官長 請到裏面坐 (同進介) (同坐介) (丑旦) 你要見東施 有什麼事 (生) 聞得東施美貌 不亞天仙 故而下官到此 打算見他一面 與他提親 (丑旦起介) (私語) 噯呀 原來我的美名兒 外面早傳遍咧 既然有人給我提親 我可不能輕易答應 (坐介) (向生白) 我說客官 東施是個絕代佳人 人家向他求親的 也不知多少 因為不如他的意 都被他拒絕咧 現在你既然要給他提親 必得依他三大條件 (生) 請教那三大條件 (丑旦) 第一個條件 是只做大不做小 (生) 這個 第二條呢 (丑旦) 新人長得漂亮 必得小白臉兒 方可配得過他 (生) 還有那第三條 (丑旦) 要有千兩黃金的聘禮 (生) 這却不難 有勞請東施姑娘出來見見 (起介) (丑旦起介) 你遠觀 (生) 沒有 (丑旦) 近觀 (生) 莫非就是姑娘 (丑旦) 一點兒不含糊 貨真價實 並無假冒 (生作驚訝狀) (背白) 噯呀 原來就是這個母夜叉 (丑旦) 你不用啼咕 倒瞧我長得好不好 (自指介) 杏臉 桃腮 鳳眼 瓊瑤鼻 櫻桃口 這還不算 惟有這兩道蛾眉一縷 越顯出百般的嬌態來 不信 奴家就做給你瞧瞧 (將眉一上一下縷眉介) 你瞧好不好 (生吐介) (丑旦) 你這是怎麼啦 (生) 這個 想是我肚裏的胃虫 聞得出了絕世美人 他們也要出來見識見識 (丑旦) 這話一點兒也不假 本來像奴家這付尊容 豈止

沈魚落雁啦 現在如何 果然連人家肚裏的胃虫 都想鑽出來瞧瞧我這付縹緞的面孔（生）  
 屢呀 真是古來第一個美人（重一句）（笑介）（丑旦）貨色你是瞧見過咧 三大條件 你能答應麼（生）這個 待我到那家去商議商議 再來回覆 大概像姑娘這般美麗 總可件件依從（丑旦）那麼在這兩天之內 奴家聽你的回信 要是你過了期再來 只怕我早被別人家聘了去咧 你要商量可快着點兒（生）是是 我就去商議 再會再會（急步上馬介）（私語）屢呀 可怕得狠（下）（丑旦閉戶介）大概這件親事 十有八九可成 我不免進去 將此事告訴兄弟 教他趕緊預備粧奩 正是 紅鸞星正照 喜氣上眉梢（縹眉介）（下）

第五場

劇中人

西 施

范 蠡

內 容

（旦內白）走吓（提籃上）（籃中有紗）（唱）豔陽天 病初愈 獨自離家 將纖手

舊 劇 腳 本

舊 劇 脚 本

十

提竹籃 前去浣紗 一路上 傍花行 襟懷瀟灑 猛抬頭 又只見 溪水一涯 (白) 來  
 此已是溪邊 不免浣紗一番便了 (唱) 來在溪邊用目察 風景宜人實可誇 白鷺翩翩  
 飛上下 游魚隊隊影交加 桃花流水春歸乍 教人怎不惜年華 容顏如玉原無價 爲了  
 貧賤作此生涯 (坐石上浣紗介) (生馬上歎介唱) 東施醜態令人怕 料想西施也不佳  
 一場掃興歸去了罷 (行介) 溪邊忽見一嬌娃 (白) 那旁有一浣紗女子 看他眼含秋水  
 眉蹙春山 真乃是個絕代佳人 想我此番正爲訪美而來 豈可當面錯過 不免下馬 與  
 他閒話一回 (下馬介) 屢呀 且住 男女之間 不便交話 這便怎麼處 (想介) 有了  
 待我借訪西施爲由 就不嫌唐突了 姑娘請來見禮 (旦起介) 奴家萬福 (生) 請問姑娘  
 此地附近 可有一位西施麼 (旦) 這西施麼 有的 但不知客官問他則甚 (生) 下官  
 慕名而來 爲了一件大事 須要與他面議 (旦) 請問客官上姓 (生) 下官范蠡 忝拜越  
 國大夫 (旦) 原來是位貴人 奴家失敬了 (生) 豈敢 請問姑娘芳名 (旦) 不敢 奴家  
 就是西施 (生) 原來就是姑娘 聞聽人言 姑娘乃是巾幗英雄 今日一見 真乃三生有  
 幸 (旦) 貴人有何言語當面請講 (生) 只因我國 自從會稽敗後 已同吳邦附庸一般  
 百姓有倒懸之危 君臣有繫卵之急 文武百官 無計可施 想那吳王乃是酒色之徒 下

官意欲用美人之計 請你習學歌舞 獻與吳王 就使混亂他的朝政 離間他的君臣 那時吾越國再乘虛攻取 必能重扶社稷 再整江山 久聞姑娘是個愛國的奇女子 故此親來奉請 姑娘呵 (唱) 提起了國事淚先灑 尊聲賢女聽根芽 吳越構兵無閒暇 戰場白骨付蟲沙 最可歎江河勢日下 附庸屬國怎自拔 且幸吳王私欲大 酣歌恒舞喜浮夸 倘然美人肯遠嫁 定可重整好邦家 一番言語無虛假 召吳雪恥還仗嬌娃 (旦) 呀 (唱) 一聽他言 不由人 柔腸牽掛 想起了 國家事 心亂如麻 承貴人 垂青我 同心共話 奴豈敢 嗟薄命 彩鳳隨鴉 (白) 貴人既有此意 奴家怎敢推却 猶恐蒲柳之姿 未能應選 (生) 如此說來 姑娘是應允的了 (旦) 但能救國 何惜一身 (生) 真乃巾幗英雄 媿煞我輩鬚眉 (旦) 貴人言重 但不知何日起程 (生) 明日下官到府親迎就是 告辭了 (上馬介) (唱) 辭別了女英豪 攀鞍上馬 召吳邦 全仗你 惑亂夫差 爲國家 我只得 暫施機詐 爲國家 我只得 貢獻嬌娃 美人許 要勝他 十萬戎馬 但願你 此一去 名揚天涯 (下) (旦唱) 一霎時 近黃昏 斜陽西下 且順着 溪邊路 移步歸家 (携籃下)

## 第六場

舊劇脚本

十一

舊劇脚本

十二

劇中人

東 施

施 理

西 施

范 蠡

侍 從

車 夫

四人

一人

(丑旦上念) 擦脂抹粉綺羅香 天天預備做新娘 (坐介) (白) 前天來了一位姓范的官長 給我提親 我開了三大條件 約定今兒聽信 這回兒他也該來咧 我不免整整齊齊的 再來打扮一回 (起介) (整衣裳介) (斜行介) (照鏡介) 像這樣的美人兒 不要說別人 就是我自己瞧着 也是越瞧越愛 (坐介) (丑上念) 朝中貴人真懂事 不要東施要西施 (白) 姊姊 (丑旦) 兄弟 粧奩備齊咧麼 (丑) 你先不要問粧奩 我倒先問問你 前天給你提親的 是姓范的嗎 (丑旦) 是姓范的 他說還是一位大夫 (丑) 你知道他幹什麼來啦 (丑旦) 他給我做媒來啦 (丑) 我打聽明白咧 他是替咱們國王挑選美女

要獻給吳王的（丑旦）本來嗎 像你姊姊這樣天姿國色 就應當有個正宮之分（丑）  
儘先別喜歡 我還得問問你 前天范大夫來提親 你到底怎麼說的（丑旦）我開了三大  
條件 第一條是只做大不做小（丑）這一條辦得到麼（丑旦）唉唉唉 將來吳王見了我  
的美貌 給他正宮離婚 也論不定的 現在呢 屈我做一個嬪妃 我也只好將就（丑）  
第二條是什麼（丑旦）我要新郎長得體面 要一個小白臉兒（丑）他不是小白臉兒 倒  
是一個大白臉兒 還有第三條是什麼（丑旦）我要千兩黃金的聘禮 姓范的還說不難  
這件事不是准成的麼（丑）准成麼 吹咧（丑旦起介）怎麼說吹咧（丑）剛才我出去  
遇見一個村西的人 他告訴我說 姓范的昨天與西施當面約定 將他獻與吳王 今兒備  
了車輛 接他去咧（丑旦）那可叫沒有的事 你姊姊那一樣會不如西施 怎麼姓范的單  
會看上了他呢 再說人家有兩句話說得好 叫作西子蒙不潔 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放着  
你姊姊這樣傾城傾國的人兒 姓范的會不要 倒會去聘那頂髻的人嗎 這不叫做老虎聞  
鼻煙 沒那們八宗事嗎（丑）那是一句比喻的話 你也會拿他當了真啦 不是做兄弟說  
的話 要論到你們兩個人的模樣兒 你實在比他差得多（丑旦）甚嗎 我會比他差得多  
他有耳朵 眼睛 鼻子嘴 我也有耳朵眼睛鼻子嘴 他有腦袋胳膊腿 我也不短腦袋

胳膊腿 我那一樣會不如他（重一句）唉 就算他兩道眉毛繙得好看罷 你姊姊現在也  
 不含糊呀 簡直學得跟他一樣呀（丑）姊姊你可漏啦（丑旦）漏啦 漏啦找房東呀（丑  
 ）不是房漏啦 是你的話漏啦（丑旦）怎麼是我的話漏啦 你倒說給我聽聽（丑）你剛  
 才不說是學人家繙眉毛來着（丑旦）不錯 學得還是真地道（丑）那就得啦 你要學人  
 家 明明是你不如人家了 自己不成 去學人家 原是好事 可是你得要學人家的長處  
 呀 就說破 西施住在西方 西方美人 原有西方美人的格局 你要學他 就該學他的  
 性情溫厚 舉止端莊 才是正理呀 怎麼你別的滿都不學 單單學他的皮毛 反自以為  
 美啦 那還有個不失敗的嗎（丑旦）得了 你也不用扯啦 我倒問問你 姓范的是真的  
 要接西施去嗎（丑）您真是 咱們是自己人 還能像外人似的冤你嗎 您不信的話 他  
 們的車輛 反正得打咱們村這頭過 門外有一座土山 咱們上去瞧瞧（丑旦）走（丑將  
 門反扣介）（同登台介）（丑）姊姊 你瞧那不是他們來了嗎（侍從四人）（生乘馬）（  
 旦豔裝坐車上）（唱）（南呂集曲 繙駕別家園 用六字調）休提起蛾眉聲價 算和親  
 輪到奴家 便長留兩臂宮砂 怕難忘一縷溪紗 謝你不識面的東君抬舉咱 恰相逢明珠  
 未嫁 現如今故國天涯 杜若溪邊 苧蘿山下 何日重停踏（音大）况姑蘇臺畔多俊娃



怕蠶裙釵配不上美人圖畫 望吳山那答 別越山這答 斜陽暮鴉 迢迢路賒 (全下)

(丑旦) 屢呀 痛死我也 (丑) 人家已經走咧 你還要效顰麼 (丑旦) 誰效甚嗎顰 我

的胃氣痛發作咧 屢呀媽呀 (丑) 得啦得啦 您也不用生氣啦 您要是氣出大病來的話

往後人家又該不響你叫東施 要叫你作東方病夫啦 你慢慢的下來 我扶你回去歇着

罷 (丑扶丑旦下台介) (全下) (尾聲) (完)

越	下
南	期
亡	舊
國	劇
慘	脚
	本

戲 臺 聯 語

舊 劇 脚 本

北京正乙祠

八千場秋月春風。儘銷磨蝴蝶夢中。琵琶絃上。  
三百副金樽檀板。最堪觸桃花扇底。燕子燈前。

北京天樂園

指掌宏圖。講孝說忠。借衣冠演出炎涼世態。  
明心寶鑑。尙廉崇節。憑面目作盡古今人情。

天津中華茶園

好景目中收。觀不盡麝月祥雲。鶯歌燕舞。  
春風懷內抱。領略些溫香柔玉。桂馥蘭芬。

# 折柳

小工調

衆隨淨上淨白馬來衆同乾念〔金錢花〕渭城今雨清塵、清塵、輪台、古

月、黃雲、黃雲、催花、羯鼓、去從軍、枕頭上、別情人、刀頭上做功臣、

淨白俺乃玉門關外 劉節鎮老爺麾下領兵驍將是也 只

爲土番征戰河西 軍中少一記室 命新科狀元 李老爺

爲參謀 著俺領兵迎接衆將衆有淨速往灞橋伺候衆吓

乾念枕頭上、別情人、刀頭上做功臣衆下且貼同上白車來

日唱引〔金瓏璫〕春工織工尺餘上幾上尺許四上尺工一繡工尺征尺

衫尺親尺付工尺與上尺男合四乙、四兒合四一河上橋上尺外工

五六香尺車尺駐工尺上一看工尺紫尺驢上開尺道工尺上四合

路四一四一

貼白郡主前面已是灞陵橋且咳 那裏是灞陵橋 分明是

一座消魂橋也貼郡主且免愁煩 老爺尙未到來 請郡主

歇息片時且有理 全下衆唱導引小生丑隨上小生白旌旗日暖散春寒

灑濕沙場淚不乾 花裏斷腸人一刻 明朝相憶路漫漫

下官李益 名魁春榜 官拜翰林 奉旨往西鎮參軍

只爲軍情緊急 火速起行也

衆喝導小生唱〔點絳脣〕逕六凡軍五容六一出凡五塞六凡工榮六華尺

一這六凡其凡工間尺有尺工喝六不工尺倒上的上尺灞工ノ陵尺

上乙橋尺跨四ノ合一接六著六五乙場六關六路凡五工、尺一後工ノ

擁上尺工前六呼六一

貼上白老爺請住馬 夫人在此送別丑老爺 夫人拉里送別

哉小生咳

唱百六凡忙五裏六陡化的六凡個五ノ六雕尺鞍尺上尺住四ノ合

自暫住頭踏丑吓嚙暫住頭踏衆應下旦上白李郎小生夫人出

門何意向邊州旦匹馬今朝不少留小生極目關山何日盡旦

斷腸絲竹爲君愁李郎前面已是灞陵橋妾待折柳尊前

一寫陽關之思小生多謝夫人旦浣紗看酒貼有酒

旦唱〔寄生草〕怕六ノ奏工ノ尺工陽六關六曲上乙四尺生工六凡寒

工渭尺工六凡水工尺乙尺工都六五六是六乙江五乙干五乙桃低葉

乙五六凡工六凌五乙波五六凡六渡凡六凡工尺汀工六凡洲工六工尺草

乙碧乙尺六凡工粘六五雲六五六凡漬工尺這河乙橋乙五柳

六工色尺工六五迎乙低化風乙五乙訴五ノ六工六工尺這柳呵織乙

腰乙倩尺。作合四縮乙尺工人六五絲乙尺乙五六一可六工六笑五。  
 他六自五人家六五六五六凡工飛尺絮尺合四乙渾尺工六凡工難尺乙。  
 尺住乙尺四合小生自想昨夜呵唱〔么篇〕倒乙尺鳳乙五心六五無六。  
 工尺阻乙尺交工。駕工畫六不工尺乙尺工如六。衾五乙窩五宛  
 乙轉尺乙五春六五無六五六數凡六凡工尺花工六凡心工六工尺歷  
 乙尺亂工尺工魂六五難六五六駐工尺陽乙台乙半五凡六雲  
 工六五六凡工雲尺工六凡工何尺乙四乙一處四乙四合起乙四乙來尺工。  
 尺鸞上袖尺尺上尺欲工尺工分六五飛乙五六凡工六一問五凡六芳  
 五卿六爲六誰尺工六五六凡工斷尺送尺尺合四乙春尺工歸尺乙四乙  
 去四合且白李郎妾有淚珠千點沾君袖也小生咳且這淚呵接唱  
 〔么篇〕慢工尺點乙尺工懸六五清六五六凡目工尺殘乙痕尺工界

六ノ玉工尺乙尺工姿六、冰五乙、壺五乙、迸伏裂乙、伏乙五、薔六五、薇六、五六凡露工六工、尺、闌乙、干尺、乙碎四ノ滴合四乙梨尺工六凡工花尺、一四合兩凡工合珠工六凡盤工濺六濕乙尺、六凡工紅六五、絹六、五六凡霧工六工、尺、怕工ノ層乙、波尺工溜六、溢六工尺粉乙尺工香六、五、渠六、這六ノ袖凡工呵尺、輕工六凡騰工尺染合、就四ノ合四一湘尺工文尺、乙四乙筋四ノ合、

小生白下官此去 不久就歸 請止悲泣罷且李郎可有甚言

語囑咐妾身 小生夫人吓

唱〔么篇〕和乙悶工ノ尺工將六、開六凡度工、尺留乙、春尺伴工ノ影尺工居六、你乙通五、心五乙紐伏扣乙五、鞋六、鞋工尺束乙、連上心尺、腰尺、彩合四乙柔尺、柔四乙護四ノ合驚五、心五、的乙襯伏褥

舊劇脚本

六

乙五微六微六凡絮工ノ尺分工明工尺殘乙夢尺有尺工些六工兒  
尺一睡六醒工時尺好乙生尺收尺拾合四乙疼尺乙人四一處  
四ノ合虛下

陽關六字調

老生末、上白請吓老生才子跨征鞍末思婦愁紅玉老生芳草送  
鶯啼末落花催馬足全吓君虞兄請了小生一二位請了老生末軍  
中笳鼓喧鳴良時吉日早些起行罷小生實不相瞞小  
玉姐話長使人難別老生末古人云仗劍對樽酒恥為離  
別顏兄吓男兒意氣為何留戀如此小生咳老生末吓郡主  
我們還要送君虞兄數程回來自平安寄上旦多謝二  
位老生末軍行有辰未可阻他行色君虞兄我們先往長



亭恭候 小生二位先請 老生長旗掀落日 末短劍割離情 下旦李  
郎但你此去 只是眼下呵

唱〔解三醒〕恨尺ノ上四鎖上尺工、尺著上尺、滿合工庭工、四花合四、  
合、兩工合、一愁工、籠工、著工合四蘸尺ノ上四合水工合、一煙四上四、合蕪  
工合四合也上尺不工、管尺工、鴛六五、鴛六、隔五在五六工南尺工六工尺浦  
上四工尺上、四、一花上枝上外尺ノ上影四、一尺、脚尺工六工、躡尺、俺四待  
上ノ把四釵上、敲上、側上尺喚工六工、尺鸚上、哥上尺、上四合語四上尺  
一被上工尺上疊四、合慵四上尺上、窺四素上ノ四合、女工合四圖合、四新  
四人合、故四ノ合工、一上、霎上、時四眼上、四中上人四上尺去六ノ尺  
上四上鏡尺ノ上四合裏工合、一鸞工四上四、孤合、

小生接唱〔前腔〕倚上四片上、玉四、生上尺上、春四、乍四尺上四合熟工合、

一受四ノ多四。嬌四合密工四、合寵工合。一難工四上四疎合四合正工  
 ノ寒上工食尺工。泥工六五香六。新五六燕工六尺乳上四行四不上  
 尺上得尺。工尺一話五ノ六工提尺。工尺壺上尺把四驕上。驄上尺繫工ノ  
 尺上輒四相上思上尺上四上尺樹工六工尺一鄉上淚尺ノ上廻四上尺上  
 穿四九合工曲合四合工合珠四銷四ノ魂合四處上ノ四合工一多上則  
 上。是尺ノ上人四歸上尺醉六。後六尺上春四上四合老工合一吟上尺工  
 尺上四餘合。

且接唱〔前腔〕俺四怎上四生上。有四上聽尺ノ上嬌四鶯四合情工  
 合緒四ノ合一全工不合著工。整四花合四合朶工合一工四上四夫  
 合四合從尺今工六後工ノ尺怕六愁上工來尺工六無工五在五六著四  
 上尺工處六ノ工尺上四一聽尺ノ上郎四合馬四上尺一盼五ノ六音工六

工書尺想四駐尺ノ春上樓四上尺畔工六工尺花上無四上尺上四合主  
 四上尺上落四上尺照工ノ尺關上尺上西四妾合四合有工合夫四合河  
 工橋工合路合上四合工一見上ノ了四些上無合情四上畫上六工尺上四

合舸工合有四上恨尺ノ上四一香上尺上車四

小生自妻吓 只怕塞外風沙老卻人也 且且請坐了 妾有一

言 幸君垂聽 小生願聞 且妾年始十八 君纔二十有二

待君壯室之秋 又有八歲 一生歡愛 念畢此期 然後

妙選高門 別求秦晉 亦未為晚 妾便舍棄人事 剪髮

披緇 夙昔之願 於此足矣 小生阿呀妻吓 皎日之誓

與卿偕老 又恐未愜素志 豈敢輒有二三 辜情不義

端居相待

舊劇脚本

十

唱〔前腔〕夫合人工。城工合傾四。城合四。合怎工。合遇四。合一女合。  
 王工。國合傾四。國合。一也合難工。四上四合模工。合四合。拜工。辭尺。  
 工。你工個六畫五。六眉工。六京五。六工兆尺。工尺府上。四那尺。花上。  
 沒四上豔尺。上酒四尺無上。工尺娛上。總上饒四他四真上。珠上掌四。  
 上尺上工。尺上能四。歌上四合舞四。上尺。一忘四不上了四小上。玉四。  
 窗上。四前合。四自合。上歎合四合工合吁四。

淨上白三軍催迫 請大老爺起行 小生知道了 丑曉得革哉  
 下去淨吓下旦吓難道一刻也停留不得了 吓呵呀李郎吓

小生吓呵呀妻吓

同唱傷四心合四處上。尺四合工。一見上了四。你上暈尺。尺輕上眉四。上  
 尺翠六。尺上香合四。合冷工。合一唇上尺。工尺上。朱四。

丑百阿呀老爺勿好哉 二軍拉里催哉呢 小生阿呀妻吓 你

聽笳鼓喧鳴 催我行色 恩恩密意 非言所盡 阿呀

只得拜別了呢 且妾身也有一拜

小生唱〔鷓鴣天〕掩六殘工啼工回工六送五ノ六你上四上上七尺

香工車工一守六著工夢五ノ裏工五六夫工妻工碧上玉四尺上四

居上四一 且但四ノ願四合你工封合侯工遊工畫上四合錦工合四

一不六妨六我工啼工鳥六工五、六工落四花尺上四初上四一 小生

哭下 且白浣紗和你灑橋一望貼是且他四千上騎四ノ擁工萬四

ノ人工合四扶合四一富在貴在五六英工雄尺工美上尺丈工ノ尺上四

夫上四一 貼夾綠楊隔斷 望不見了 請郡主回去罷 且教合他

合關合河工到尺ノ處上休合離工合四劍上ノ四合、工一驛工路六

舊 劇 脚 本

十二

在五六逢尺人。尺工一數上尺寄工。尺上四書上四。貼白車來全下。

青山隔送行。疎林不作美。

淡烟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

無人語。禾黍秋風尙馬嘶。

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 新村正

天津南開學校新劇團編

## 第一幕(續)

李 從前我來的時候。倒沒有意思在這久住。您既然有事。我倒是很樂意幫著您辦辦。我這一去三年。時候不算短。村上的各樣事可不知改了沒改。

翁 唉。近來村上景况實在是不好。窮的太窮。各樣捐稅又比從前增加。窮人簡直沒有活路。除了幾個軍界的人。近來頗置房子置地修祠堂。鬧得倒很熱鬧的。其餘那些個有錢的老舊家。一天不如一天。稍為有幾個錢的。還要到城裏立個公館。胡亂的花錢。真是怎麼了呢。

李 這羣人真是不知艱苦。這二年村上的收成還好。

翁 種甚麼全不够挑費。除了一樣最得利。

李 是甚麼呢。

新劇脚本

翁 種鴉片煙。

李 現在禁煙的令很嚴。怎麼咱們村上還敢種鴉片煙嗎。

翁 這就難說啦。窮人不種鴉片煙。沒有飯吃。種鴉片煙。就可以過鬆動日子。再說抽煙的人。並沒減少。煙的價錢。比從前加了好幾倍。窮人如何能見錢不取。反願意挨餓呢。

李 這個全是咱們村上的事。怎麼不想法整頓整頓呢。

翁 你說的固然不錯。我是村正。應當想個法子。可是人民的知識太短。沒法整頓。近來又加上外國人跟著攪和。更難辦啦。

李 爲甚麼還有外國人的事呢。

翁 外國人近來立個公司。放的債很多。就連咱村上。都借過公司的錢。

李 啊。還借外國公司的錢嗎。

翁 這其中的底細。你不知道。我也知道借外國人的錢不對。

李 您是村正呀。借錢不借錢。您應當作主。

翁 你年輕。不知道辦事的難處。我當村正這麼些年。不肯得罪一個人。借款的事。我雖然不願意。實是沒有法子。這全是紳士們跟我的親家吳二爺一手經理的。



李 這可不甚好。村上的教育怎麼樣呢。

翁 還是那兩個小學。

李 我前些年在這辦的那個女學呢。

翁 女學呀。你走了一年以後就停辦啦。

李 爲甚麼停辦呢。

翁 這也是吳二爺的主意。我不好意思十分的攔阻。

李 嘸。

(僕上)

僕 馮大爺王二爺趙八爺來啦。

翁 請。(僕下)

李 馮大爺王二爺不是本地方的紳董嗎。

翁 是呀。你認識的。

李 可是這趙八爺是誰呀。

翁 養船的趙八麼。他哥哥現在營裏做官。很弄了幾個錢。現在他也是紳董啦。

(僕引馮王趙三紳上翁起與拱手李隨之起馮爲學究寬衣長袖鬚髮皆白鼻架大圓眼鏡手提長桿煙袋王氣質粗俗便帽戴不端正衣鈕亦多不結趙衣履整齊惟不免土氣)

翁 這是馮大爺王二爺。這是我內姪李壯圖。還認識吧。

馮 (與李壯圖行揖禮) 壯圖回來了。你去了好幾年啦。你是在那裏。

李 在上海。

馮 嚶。上海。(向裏轉身王進李前與李一揖)

王 壯圖你回來了。你闊啦。聽說你畢業啦。

李 已經畢了業啦。

王 作甚麼官啦。

李 畢業不是作官。

王 這裏頭有多大找項呢。

李 念書的時候。咱們還得給人家錢啦。那兒來的找項呢。

王 沒有找項。還要給人家錢。够多們冤呀。(說畢退後數步)

翁 這是趙八爺。我給壯圖引見引見。

李 這就是趙八爺。(趙與李彼此一揖)

李 諸位先請坐。我要到後邊去看看。

翁 你到後邊去吧。你姑媽還等著你呢。

李 是。我就是往那兒去。(下)

翁 請坐。請坐。(三紳與翁均入座馮坐於炕床上首趙坐於右几裏椅王坐於外椅翁坐於左几

外椅)

馮 吳二爺還沒來嗎。

翁 沒來到呢。

趙 吳二爺有兩口煙癮。起的無論多早。也比咱們晚。

王 要說人家吳二爺。那真算好本事。當初那個家境。還不如咱們弟兄呢。這還瞞的了馮大爺周

大爺你們老二位嗎。近來人家路也寬啦。錢也有啦。城裏頭立的公館。哈。那房子火暴著啦。

趙 不錯。吳二爺這二年是跑順風。人家算抖起來嘍。

馮 諸位別談閒話。就擱時候了。借外國公司的款。日期已經到啦。外國公司要是來催。我們怎麼

辦呢。

新 劇 脚 本

六

翁 我看借款的事總得宣布出來。讓大家知道知道。

馮 咱們那個帳怎麼能够宣布呢。借人家公司是一萬二。實在為地方上開銷的。也不過三四千塊錢。這還瞞的了周大爺嗎。這怎麼能宣布呢。

翁 借公司的錢。現在已經到了三年的限期啦。要是不把本錢給人家歸上。公司裏就要按著合同。把關帝廟一帶的房子地。收歸公司所有啦。與其後來要瞞也瞞不住。何不現在宣布出來。

王 周大爺咱們想法子做報銷吧。我倒有法子上回關帝廟唱戲。咱們多給他開上兩千。修北邊那條大道。咱們多給他開上五千。想法子把這筆帳加在裏頭就完啦。

馮 咱們當初那個帳。已經全多報銷著啦。帳倒是在誰手呢。

翁 賬目全在舍下啦。可是我並未經手。這全是我親家吳二爺辦的。至於借的款。除了實在為地方上用的。其餘你們每位用了多少。自己應該知道。怎麼反來問我呢。

趙 要說錢我們倒是使過。不過我們用的都有限。至於大宗的款項。都是吳二爺用的。人家吃的是肉。我們跟著喝點湯兒。

翁 無論怎麼樣。事是你們幾位辦的。大主意你們幾位拿。

(僕自外上)

僕 吳二爺過來啦

翁 請請。(僕下)

(吳二爺年逾四旬連鬚鬚頭戴禮帽手持木杖興高采烈大步而入衆起讓吳坐於左几裏

椅衆仍原坐)

吳 親家好呀。

翁 親家你好呀。又有好幾天不見啦。

吳 你們幾位早到啦。

衆 早來啦。

馮 吳二爺你來了。好極啦。我們專等著你啦。今天的事。你也知道。可是有甚麼好主意呢。

吳 主意多的很。我看你們幾位很發愁呢。我要一說出來。你們幾位就不愁啦。

王 吳二爺您快說吧。您快救命吧。我們一點法子也沒有。

吳 這是小事。容易辦。何至於這樣爲難呢。昨個我到公司裏去啦。跟他們經理很談了一回。他一定會兒也到這來。

馮 人家來咱們有甚麼辦法。咱們沒有錢還人家。見人家咱們說甚麼。

吳 有我啦。咱們不是欠他的帳沒錢還嗎。我跟他們一說。他們不只不向咱們要帳。還可以再借給咱們八千。共湊兩萬。還不要息錢。

趙 還是吳二爺辦事真有出手的。

馮 你先別誇講。我不懂這個道理。咱欠人家的錢。到時候人家不要。不但是不要。反倒又給咱們八千。還不要息錢。這裏頭恐怕有著有別的意思吧。

吳 也沒甚麼特別的意思。大家不要害怕。不過是關帝廟一帶的房租地租公司裏頭派人自己催收。

翁 親家你這話我聽明白啦。咱們欠公司是一萬二。咱們沒錢還人家。現在商量定啦。公司裏不但不不要賬。反倒再借給八千。共湊兩萬。還不要息錢。可是關帝廟一帶的房租地租。歸公司裏派人催收。這麼一說起來。關帝廟一帶的地方。不算給人家了麼。這可不是件小事。大家得慎重慎重。

吳 這沒甚麼。這是好事。公司派人收租。於咱們有好處。沒壞處。您想。咱們替他催收。每天挨門去催去。幾個月也收不齊。窮人全有個賤骨頭的脾氣。一經外國人辦。早早的就把錢預備出來啦。在窮人是脫不過的事。咱們省去很多的麻煩。有甚麼不好呢。諸位看怎麼樣。(衆聞言均低頭)

不語翁搖頭)

吳 辦事要有決斷。要是前怕狼。後怕虎。甚麼事也辦不成。馮大爺您說對不對。聽說您要給世兄辦喜事。

馮 是。娶兒媳婦麼。

吳 兒女大事。辦了是了。回頭您先用一千。

馮 好好。

吳 也可以給您去一件心事。(向王說)時候過的是很快。八月節又快到啦。王二爺您不用錢嗎。

王 很得用錢。賬主子圍門啦。

吳 趙八爺聽說您要買劉家的祠堂。也得用錢。咱們拆對著辦。公事也得遮蓋的下去。私事更要

緊。諸位要是依著我的主意。公事私事。兩全其美。

王 好。吳二爺給咱們出的這個主意。實在是高明的很。依我看咱們就這麼辦吧。(僕上)

僕 公再經理魏大爺來啦。

翁 請。(僕下)

(魏由外上衣履鮮明鼻架金絲眼鏡手持文明杖氣象驕滿衆皆起立)

魏 諸位早來啦。

翁 全認識吧。

魏 全是熟人。

吳 請坐請坐。(魏坐於炕床下首衆皆原座)

吳 這又叫您辛苦一躺。

魏 這是公司的公事。諸位商量的怎麼樣啦。

吳 方纔我對他們幾位說啦。他們幾位也全願意。就請您把合同拿出來。念一念。如果大家沒甚麼說的。咱們就畫押。

魏 (魏由衣袋內取出合同)我念一念。諸位聽著。(一)本村前借公司一萬二千元正。現已到歸還日期。商定從緩。再借銀八千元。均不付息。

吳 諸位聽我說的對不對。

魏 (二)此次定約之後。關帝廟一帶的房租地租。由公司派人接收。村人不準干涉。(讀畢馮將合同索去)

馮 這裏頭字眼很含糊。可得推敲推敲。



(吳將合同從馮手中拿回置几上)

吳 馮大爺。您又來啦。您這個人很好。就是有時候好弄字眼。字眼沒甚麼用處。您要想萬全的道。世上沒有。比如您要走道吧。就許叫車碰著。您要在屋裏頭坐著。不出門。就許房頂子掉下來。把您砸死。這還有完呀。諸位您說對不對。依我看。別想這麼滯。世上的事。一日萬變。咱們得過且過。沒有過不去的河。就不必推敲啦。夜長夢多。趕快畫押也就完啦。(向周說)就請您派人把筆墨拿出來。

翁 來呀。把筆墨拿來。(僕上應命入內宅)

王 吳二爺這話不錯。可有一件……

(李壯圖自內宅出行至吳之身後止步衆均不言吳不回首惟將合同納之衣袋中)

李 打擾諸位的公事。我實在是對不住的很。我要到書房裏拿點東西。

(李說畢向書房行行時遍視諸紳視至吳適吳亦視李吳起驅至李前李亦止步)

吳 呵。壯圖回來啦。

李 回來啦。(鞠躬)

吳 甚麼時候到的。我也沒得到車站上去。

李 不敢當。老伯一向可好。

吳 托福托福。聽說你畢了業啦。實在是可賀。村上一切的事。全等著你給改良啦。那天得暇。我預備點兒便飯。咱們要談談。

李 謝謝老伯。村上的事。我倒是很樂意幫忙。可是我有一件事要問問老伯。咱們村上的那個女學爲甚麼停辦了呢。聽說是老伯的主意。

吳 不錯。是我的主意。

李 您怎麼出這個主意。

吳 你不知道。自從你走後。他們辦女學的人太難啦。絕不像你創辦的那時候。辦的那麼好。弄了個亂七八糟。要是鬧出個笑話來。倒爲女學前途的障礙。莫若停一停。想個好一點的法子。再開辦。壯圖你要是在家。也必贊成暫且停辦。你回來好極啦。咱們一同想開辦的法子。可是村上有兩處小學。辦的倒不錯。那天我陪你參觀參觀。

李 小學我極樂意看看。我還有一件事要問問。我來的時候。聽說咱們村上借外國公司的錢。拿關帝廟一帶的地方作押。有這件事沒有。

吳 這是那有的事。沒有這個事。謠言萬不可聽。

翁 (起立) 親家。壯圖不是外人。公司借款的事。可以對他說說。這是這麼回事……

吳 (向翁說) 您請坐。我說。(翁仍原座)

李 還是有這個事呀。

吳 你剛回來。我不肯全跟你說。怕你著急。既是周大爺願意。咱們就說說。

李 倒是怎麼回事。

吳 他是這麼件事。村上用款的地方很多。如同修路啦。修河隄啦。那籌款去。政府是自顧不暇。咱們個人又籌不出錢來。沒法子。上公司借幾個錢。暫且救急。將來政府好一點。我到政府去籌款。也沒有辦不到的。外人不知道內容。倒像這事大的了不得啦。(僕上將筆墨置左几上趨至李

前)

僕 李少爺。太太等您吃飯啦。

李 是啦。(向吳說) 您先請坐吧。我拿點兒東西去。

吳 請便請便。(吳坐原處。李入書房取皮包即出入內室。行時凝視諸紳緩緩而入)

趙 吳二爺真可以。這麼一大片事。幾句話就全遮蓋過去啦。

魏 諸位倒是怎麼樣。

吳 魏大爺在這等著。人家是忙的。大家贊成辦。趕快簽字。(吳將合同取出置几上)

王 吳二爺。咱們這事很要緊。我們總得仔細想想。若是鬧出個差錯來。誰擔待得起呀。

馮 還是那句話。我說得推敲推敲。

吳 同你們幾位辦事。真不容易。要吃魚。又嫌腥。一點決斷也沒有。咱們要是害怕。從前就不該上外國公司借款。早不害怕。這會兒沒法子啦。又想起害怕來啦。這不是可笑嗎。你們幾位要是不贊成我的主意。由著你們自己辦。公司要錢。你們想法子還。要是鬧出個差錯來。你們負責任。沒我的事。(吳起立魏亦隨之起)這不是經理嗎。你們愛怎麼辦怎麼辦。

翁 (起立)親家。別著急。事情商量著辦。請坐。魏大爺也請坐。(吳魏翁均原座)

趙 得啦。諸位別再說啦。吳二爺要是一不管。咱們誰辦的了。據我看咱們趕緊畫押吧。(起立向吳前)來。我先畫。

閉幕

第二幕

佈景周家村關帝廟前景象左有破屋數椽屋前有井後有走路隔路有土屋一間圍以葦籬深處則關帝廟在焉廟右有道路兩條右有土屋殘垣正與左側之破屋相對廟之左右

及兩側叢樹成林時值晴明碧天如洗與樹木青蒼之色互相掩映  
時候 前幕後一星期

(井前一貧婦劉氏傍井澣衣服襤褸面有飢色右側殘垣外一村農一窮漢蹲坐吸烟劉氏  
子與一村童在葦籬下畫地著棋)

子 你還走那一步。

童 這不是我走的嗎。完了。你輸啦。老虎不能動啦。

子 得啦。我不玩啦。娘呀。我餓啦。(跑向婦前)

婦 別鬧啦。等你爸爸回來。咱們就作飯。

子 從昨兒個晚上您就這麼說。咱們真作飯麼。

婦 今天準作飯。昨兒個你爸爸掙來的錢。不是全給了房錢了嗎。

子 我餓麼。(哭不止)

婦 別鬧。今天你爸爸回來。咱們就好了。(說時泣下且爲其兒拭淚)

童 (趨至劉氏子前)我那裏不是還有一塊饅頭嗎。咱們兩個人一塊吃。走吧。咱們還上廟後邊  
玩去吧。(兩人携手而下)

(陳氏女年約十五六衣履雖舊尚屬潔淨容止亦頗端正持碗由葦籬院內出至劉婦前)

女 劉大娘。勞您駕。給打點水。

婦 呵。陳大姑你要水呀。(起身持箆由井中汲水)你爸爸病了許久。現在好了嗎。(以碗取水授

女復坐洗衣)

女 那好啦。沒錢吃藥。又沒飯吃。怎麼好的了。(女持碗由原路去)

農 這個年頭窮人真難受。

漢 可不是嗎。你看我在這兒也住不了嘍。

農 怎麼呢。

漢 沒有錢給房錢。還不教外國人給趕走了嗎。不廣我住不了。別人也不好辦。你看從前的租錢。

還可以遲遲緩緩。現在到了日子就得給。租錢又加多。公司催租子的那個姓魏的。他還從中多

要錢。就說我那間房子吧。是一百銅子。他非要一塊洋錢不成。還有一家。人家是一塊錢租錢。他

非要二百銅子不成。你看外國公司够多們厲害呀。

農 我不知道中國的地方。爲甚麼讓外國人收租。

漢 得啦。你別惹事啦。窮人有甚麼力量。能作甚麼。脫不是聽著。叫咱們做甚麼就做甚麼。就結啦。

農 窮人怎麼啦。人窮就該死嗎。(農起立)

漢 我說你少說閒話。你不聽。早晚你要惹氣。(漢起立)你還惹的起那有錢的紳士。還是惹的起那外國人呢。得啦。咱們這個樣的。求著對付兩頓飯吃就結啦。就是你一個人受罪嗎。脫不是大家夥兒受吧。

農 我不知道咱們這個罪。受到多借算完。

漢 要完也快。

農 甚麼時候呢。

漢 死了就全完啦。

農 這還用你說嗎。

(陳婦年約四旬。衣多塵垢。由葦籬院出行至劉婦前)

陳 大嫂子。你們有黍米沒有。借給我們一升半升的。好熬點粥喝。

婦 唉。陳大媽。我們從昨個還沒吃飯啦。你爺們好了麼。

陳 咳。又沒有先生給看。又沒有飯吃。怎麼能夠好呢。

農 (向陳行兩步) 陳大嫂。昨天晚上您跟誰打駕呀。怎麼打的那麼厲害。

陳 您不知道。公司催租子的姓魏的那小子。昨兒個上我們要房租錢啦。看見我那個女孩子。他就要買了去作小。我說人窮就得賣孩子嗎。他倒翻兒啦。因為這個打起來的。

漢 (起立向陳婦說) 咳。窮人還有好命嗎。你多忍耐就是啦。

婦 陳大媽。你上東莊去借借吧。他們那兒人。比咱們這關帝廟的人。還寬綽點。

陳 我只好是碰一碰去。

(陳由井左而去。劉婦亦收拾洗衣持盆潑水向廟右下。李壯圖吳二爺自左側破屋後之走路上行至井側。李立於左。吳立於右。)

李 這個地方不是關帝廟嗎。爲甚麼破亂到這個樣子。

吳 早就這個樣。方纔看的那個小學校不壞吧。功課都還好。有唱歌。

李 這一邊的房子爲甚麼都拆壞了呢。

吳 大概是拆了重蓋。這個地方的氣味太壞。咱們快走。

漢 (向吳作揖) 吳二爺。您救救我們這一方的人吧。我們這兒的人。簡直全活不了啦。就說這房租吧……

吳 去。去。回來再說。甚麼事全好辦。回來再說。



李 (李前行數步越過吳至農漢前) 你們先別走。你說這房租怎麼樣。

漢 您不知道。我們這兒房子地。全歸外國人的公司收租啦。現在的租錢又加多。催租子的他還多要錢。就說我的房子吧。一個月是一百銅子。他非要一塊洋錢不成。還有一家是一塊洋錢。他非要二百銅子不成。那外國人的厲害。您就不用題啦。

李 我說吳老伯。這個地方爲甚麼叫外國公司收租呢。

吳 這也是暫局。要是長久了。人家外國人也沒有這個工夫。你不要聽他們的話。他們這般窮人。不管甚麼事。胡造謠言。

(一窮嫗年逾七旬。鬢髮皆白。扶杖龍鍾。由農漢旁走出。直至吳前跪倒)

嫗 吳二爺。您給我們求求吧。我這兒給您跪下啦。

吳 這不是叫人著急嗎。起來起來。回頭我叫販撫局。給你們送雜貨麵來。不用說啦。(嫗起立)

李 這位老太太。你是做甚麼的。

吳 問甚麼呢。世上的窮人多啦。信著問還有完呀。

李 我總得明白明白。請您別說話。(向嫗說) 這位老太太。你倒是做甚麼的。你說說我聽聽。

嫗 這位先生。您替我求求吳二爺吧。我是個窮人。沒有飯吃。也沒有兒女。就住在旁邊這個土房。

子裏頭。前天是給房租的日子。我沒錢給。公司的人就把我給趕出來啦。昨天晚上。我在這野地裏睡了一夜。就是我上城裏討要去。也得賞我兩天工夫。這位先生您可憐我。替我求求吧。（跪倒）我老婆子在這兒給您磕頭啦。

李 起來起來。（嫗起）這個地方還是歸了外國人啦。我說吳老伯。咱們全是中國人呀。您看這些窮人。這全是咱們父老兄弟。咱們要是對人家做點虧心的事。可得要問問良心呀。

吳 這是甚麼話呢。少年氣盛。一來就著急。

李 咳。我真沒想到世上人有這個樣不要臉的東西。只顧上懷裏弄幾個錢。就甘心給外國人做奴隸。難道說自己就沒有子孫嗎。就沒有後輩嗎。將來世世給外人做奴隸。做牛馬。這種人我不知道還有良心沒有。（頓足）

吳 壯圖。你這可不對。太言重啦。豈有此理。你這是跟誰說話。說給誰聽。

李 我說給那口是心非的聽。我說給那損人利己的聽。

吳 越說越來啦。少年人動不動就生氣。我告訴你。這裏頭的事情多啦。一兩句話也說不明白。

回頭我到公司裏去。替他們說說。甚麼事全好辦。（周僕由右端殘垣後走路去）

僕 李少爺。有您朋友黃先生在家裏等您啦。請您就回去。（仍由來路去）

吳 好啦。你請吧。我也不陪你去啦。咱們暫且分手。改天再見。（拱手作別由來路而去）

（李不答怒目送之吳去後轉向村衆）

李 諸位。現在我家裏來了一位朋友。我得快回去。遲一會兒我還要來。問問諸位詳細的情形。咱們回頭再談吧。（李由右端殘垣走路而下）

農 這是誰呀。不含糊。把吳二爺全給罵啦。

嫗 罵的真痛快。真是好的。

漢 要叫我看。這個孩子要找倒霉。他有甚麼勢力。跟吳二爺講理。那不是找死嗎。（魏經理自葦籬前走路上農漢與嫗轉身欲行）

魏 回來回來。又跑。跑就算完了嗎。（衆轉回敬聽）我說你們這些窮人太難啦。欠公司的房租都過了日子啦。怎麼還不給。我告訴你們。等到明天再要不給。回去我就告訴我們外國人。拿皮鞭子踢你們。踢完了你們。把你們全趕出去。聽見了沒有。去趕快預備錢去。

漢 是。我說魏老爺您積點德吧。我們這兒的人。實在是沒錢給。您到外國人那裏給求求。多寬幾天限。我們就感恩不盡啦。

魏 等到明天。這就是我的恩典。要依著我們外國人呀。連一會兒也不能等。別費話啦。趕快預備

錢去。你到那個門兒裏。(手指葦籬門)把那個姓陳的娘們給我叫出來。(漢入葦籬院少頃即出至魏前)

漢 魏老爺。那個姓陳的他沒在家。

魏 這又是跑啦。

嫗 魏大爺。你看我這麼大年紀。無依無靠。昨個你把我趕出來了。我也沒處去。我在野地裏睡了一夜。兩天的工夫。也沒有吃著甚麼東西。我實在是受不了啦。魏大爺。你恩典恩典吧。你積點兒德吧。我在這裏給你磕頭啦。(嫗跪下叩頭)

魏 起來。多麻煩。(嫗起魏故意將嫗踹倒嫗勉強爬起)你們這窮人。真是賤骨頭。不怪我們外國人拿皮靴子踹你們。我告訴你。有錢住。沒錢滾。乾脆。沒別的話。

漢 魏老爺。陳大嫂子來啦。(陳婦用衣襟兜黍米少許由井左上行至魏前)

陳 嘔。魏大爺。

魏 哈。你這娘們。真可惡。給你臉不要臉。賤骨頭。欠公司的房租。今天就得給。遲一會兒也不成。

陳 魏大爺。我們爺們病的要死。別說房租錢。這幾天連飯都沒有吃的。魏大爺。您那不是行好。您高高手。我們就過去啦。

魏 胡說。可惡的東西。我告訴你。今天要是短一個大。回去我就告訴我們外國人。管叫你賣人也得給錢。

陳 魏大爺。您跟我們窮人作甚麼。誰也免不了有個窮的時候。您別看我窮。我窮我還要臉。

魏 (大怒) 呦。我不要臉嗎。哈。你這個東西。不給錢還罵人。真可惡。(用足臨陳陳倒臥井側大哭)

魏又打陳數拳。村衆由各路到者五六人均係貧民。集此勸解。農漢均勸魏嫗趨前扶陳。

漢 魏老爺。您別生氣。

魏 我告訴你。打你這是好的。回去我告訴我們外國人。叫外國人辦你。(陳勉強起立欲與魏拚)

命)

陳 我也不活著啦。我跟你拚啦。

(魏又將陳臨倒衆勸解。魏怒視陳不語)

(李壯圖偕妹李玉如及其友黃君由右側殘垣外出。立於殘垣之下。黃君亦少年與李相彷彿)

玉 (向李) 這地方窮人的情形。是比您在家跟我說的還苦嗎。

李 我叫你出來。就爲的是叫你看看窮人的真象。

(陳婦之女由葦籬院內急出。跑至陳婦前)

新 劇 腳 本

二 十 四

女 娘。甚麼事呀。

陳 (哭述) 甚麼事。脫不過受人家的欺負。還有別的事嗎。(女跪於魏前)

女 魏大爺。我娘他不會說話。叫您生氣。您可憐可憐我們這一家人。我爹爹病著。沒錢吃藥。我娘這兩天也沒飯吃。餓著肚子。還要服事我爹爹。偷個工夫還要出去東借西借。您看我們這個樣。真是活著不如死了好。魏大爺。您發點善心。可憐可憐我們。這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無依無靠的。苦人吧。

魏 全是廢話。(陳女起立)

女 (哭述) 娘呀。我今天這話。擠得實在不能不說啦。剛纔我求魏大爺。魏大爺他不肯發點佛心。咱們家裏。連飯全沒有。那有錢交房租。沒法子。娘呀。您只當沒養我。您只當我死啦。趕快把我賣了吧。得點錢。我爹爹可以養病。娘也可以不挨打受罵啦。您看好不好呀。(陳亦哭。村衆多落淚)

陳 不行。我非跟他拚命不成。(陳又欲立起。魏亦復前進再打)

李 你是作甚麼的。(以手打魏臂)

魏 我是公司的經理。(怒視李)

李 咱們全是中國人呀。你爲甚麼要藉著外國的勢力。欺壓本國的同胞呢。

魏 他們這窮人。跟我同胞。不配。

李 他們這兩口人。苦到這個樣子。你還不動心。真是不够人格。

魏 喲。你不服嗎。不服跟我走。見我們外國人去。(手執李臂)

李 跟你作甚麼去。又是你們外國人野蠻。

(李用力脫去魏手衆勸魏去)

魏 外國人不含糊。外國人不含糊。外國人對不起你嗎。

(魏說時經衆勸解由葦籬前走路下)

黃 這倒是怎麼回事。

玉 (走至陳前) 這位大嫂子。你這是怎麼回事。說給我們聽聽。(說時將陳扶起)

李 對啦。你倒是怎麼回事。

陳 我姓陳。就在這個門裏頭住。(以手指葦籬) 我們爺們病了一個多月。又沒錢吃藥。又沒有飯吃。看看就要死啦。在這個時候。公司催租子的姓魏這小子。來向我們要租子來啦。看見我這個女孩子。他要買了去作小。您想呀。我們雖然是窮。我們也是有根有底的人呀。那有賣孩子道理。他聽說不成。就瞪起眼來啦。把我連籬帶打。就打了我一頓。這是昨天的事。今天又來打人來啦。

新 劇 腳 本

二 十 六

您看我們窮人還有活路嗎。(泣向女說)孩兒呀。脫不過你父親也是活不了啦。我也沒有活路啦。好歹給你找個女婿。我們夫婦一死。省得在世上受罪啦。(飲泣)

黃 真是狗仗人勢。他自己忘了他也是中國人啦。像這種東西。我們要是不處治處治他。我真是  
不甘心。

(衆聞言躍躍欲動咸欲將魏追回)

衆 走走。咱們把他趕回來。(衆轉身欲走李止之)

李 回來。我告訴你們。這個姓魏的。他本不算人。他不過是公司裏頭的一個走狗。咱們就把他去了。公司的走狗還多著的啦。所以我們辦事總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地方要不賣給外人。他們也沒有權力來欺負我們。諸位。這個地是咱們大家的。並不是幾個紳士的。我們是主人翁。我們爲甚麼叫人家把我們地方賣了。我們倒甘心受罪呢。

漢 我們窮人沒有法子。

李 怎麼沒法子。老忍著永遠沒法子。我們要是想去做。就有法子。諸位要想辦。現在還不算晚。要是再遲一遲。我恐怕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啦。大家想想。我們家家全願意像陳家這樣受罪嗎。擠的都得賣人嗎。我想咱們中國政府。他必不樂意把國土就斷送給外人。咱們要是到城裏求



求政府。政府也一定有個辦法。那位樂意去。(少頃)跟我走。  
衆 我樂意去。走走。

(村衆爭先由井左下)

漢 走。我也去。(亦由井左下李隨行至井左爲玉止住)

玉 哥哥。這個年頭。沒有甚麼真是非。不是講理的年頭。我看還是不去的好。

李 這沒甚麼。這是咱們應做的事。你不必多憂。(向黃說)我說黃二哥。你可以趕這趟火車。快到城裏頭去。給各處打電報。也可以造輿論。越多叫大家知道這個事越好。我跟他們幾位走著去。

咱們城裏頭見。

黃 好。咱們城裏見。(說畢由右側殘垣旁而下)

李 (向玉說)我看這位老太太。跟這娘兒倆。很可憐。我去以後。你要多多的幫助他們纔好。

玉 我一定幫助他們。

陳 我們謝謝您。

李 用不著謝。(亦由井右下)

陳 我真沒想到在這個時候。還有這樣的好人。出來給我們窮人出氣。

閉 幕

第 三 幕

佈景吳宅待客室露正右兩壁右壁有門通於外正壁有窗窗外花木甚多時值秋令天氣清

朗窗前有圓桌一上覆以毯椅三右壁有几一椅二

時 候 前 幕 後 一 日

(僕引馮王趙三紳及周萬年上僕立於門旁萬年立於左桌外趙立於左桌右王立於右几之  
右馮立於右几之前)

僕 我 們 二 爺 會 客 啦。等 一 會 就 來。諸 位 先 請 坐。

(僕下三紳與萬各拂衣塵)

王 你 看 咱 們 從 莊 上 來。一 路 多 累 贅。人 家 吳 二 爺 多 省 事 啦。

萬 我 今 天 替 我 父 親 來 我 就 膩。咱 們 快 快 見 縣 長。早 早 回 去 就 結 啦。

(萬坐於左桌之外趙坐於右王坐於右几之裏側馮坐於外側)

王 咱 們 辦 的 這 是 甚 麼 事。我 看 今 天 縣 長 找 咱 們。凶 多 吉 少。趕 巧 啦 還 許 押 起 來。

馮 昨 天 李 壯 圖 被 拘 留。今 天 報 上 捧 的 多 麼 好。今 天 假 如 我 們 要 是 被 拘 留。明 天 報 上。罵 的 不 定

多麼厲害啦。

萬 (起立) 這個事當初我就不贊成。我要是跟您三位一塊被押起來。我够多冤。(復坐)

趙 今天縣長既叫咱們。咱們不能不去。要是縣長問這回事。咱們可怎麼回答呢。

馮 你們別愁。等吳二爺出來。聽他有甚麼主意。

王 馮大爺這全怨您。我們全是粗人。您總算比我們多認識幾個字。當初那個合同寫的那們厲害。您也不仔細看看。就叫他那麼寫嗎。

馮 我不叫他那麼寫行嗎。他拿合同來。不是念給大家聽了嗎。他念的時候。我也沒堵著諸位的耳朵呀。再說頭一個畫押的。也不是我。那是趙八爺。我說得推敵推敵。他要忙麼。

趙 我畫押又不好啦。當初要不是我畫押。吳二爺著了急不管。咱們不更糟了嗎。再說呢。要不是我畫押。馮大爺的兒媳婦娶的過來嗎。

馮 我娶兒媳婦。那是小事。還是買劉家那個祠堂要緊。

王 (起立) 趙八爺您買祠堂。您總算對的起您祖宗呀。馮大爺您給少爺娶媳婦。您總算對的起您子孫呀。我用了有限幾個錢。過了一個痛快八月節。我對的起誰呀。(復坐)

萬 (起立) 您過了一個痛快八月節。您總算對的起我兒爺。(復坐)

王 這是甚麼時候。你還打差呀。

馮 我娶兒媳婦。纔用了一千塊錢。王二爺纔用了三四百塊錢。就是趙八爺用的多。買個祠堂。用了好幾千塊。

趙 你使的少你嫌冤。當初你是體貼吳二爺的心眼。不肯多使。我們誰知你的情呀。你何必跟我們說這些閑話呢。

馮 (起立) 嗚。你別說這個。到底你這個養船的出身。說話可惡。俗語說的好。車船店脚衙。無罪就該殺。

趙 (起立) 你這個老東西說話太可惡。就是我養過船。也不算褻貶呀。(萬王皆起立)  
馮 你可惡。你怎麼出口傷人。豈有此理。

(馮舉烟袋欲擊趙。趙亦舉手。王居中勸解。萬以揖勸之。吳上)

萬 吳二爺來啦。他們打起來啦。

吳 這是甚麼樣子。有事商量著辦。別打架。請坐請坐。

(馮趙息爭。萬原坐。趙坐於左桌裏。首王坐於左桌之右。馮坐於右几裏。首吳坐於右几之外)

吳 別打架。辦事要緊。

王 我也是這們說。他們二位抬起杠來啦。我說吳二爺。咱們今天見縣長有危險沒有。  
吳 怎麼沒有危險呢。我想這個事。要鬧大啦。外邊的輿論很厲害。交涉是起來啦。政府要是認真的究追。我想咱們就許定個賣國的罪。咱們幾個人。大概全得鎗斃。

(王趙皆驚惶失色。馮以巾拭淚。)

萬 別哭。馮大爺。(以手指馮)

馮 吳二爺。你可得想法子。(起立揖吳)

吳 (吳起拱手答之)請坐。咱們想法子辦。(吳馮就座)

王 早知道這樣。給咱們多少錢。咱們也不幹。

吳 沒甚麼法子。縣長跟我可是有個面子。無如這個事太大。恐怕縣長也擔不起來。

趙 吳二爺。還是您得給想個法子。

吳 公司要是肯出頭。保護咱們。咱們就不至有危險。

趙 公司如何肯管這件事呢。

王 人家公司不能管。

馮 怎麼就可以叫公司管呢。

吳 賤不是拿錢辦吧。我想咱們要是給他送個四千塊五千塊的，一定可以辦的到。

王 四千塊不是個小數。

吳 我的錢實在是有限。一個人拿不了這麼多。諸位要是願意辦，你們三位湊兩千塊錢，我拿兩千塊，我辦去。咱們的性命可就保住啦。諸位要是不願意辦呢，咱們就聽著。可是要到了鎗斃的時候，咱們誰也別瞞怨誰。

王 兩千塊雖然難辦，總比挨鎗斃好受。

趙 這是買命的錢，不能不花。

馮 好好，這個錢一定是要花的。

吳 諸位願意辦啦，好極啦。這兩千塊錢可得趕快給我送來。晚了就沒用處啦。還有一句要緊的話，這事可得嚴守秘密。要是叫外人知道，錢是白花啦。咱們的性命也就沒有啦。（起立衆亦隨之起）

馮 嘔，不叫人知道。

吳 就請三位趕快到縣裏去。我還有點事，辦完了就到。

馮 我們先走，你可別不去。我們到號房裏頭等著。你要是不去，我們可不見縣長。

吳 一會兒就到。(向萬)萬年。你先別走。回頭跟我一同去。  
馮 好好。回來見。

吳 回頭那兒見。我不送啦。(馮王趙均下吳拱手作別)

吳 你先到後邊去。姨太太他們打牌啦。你去看去。等我辦完了事。咱們一同見縣長去。  
萬 好好。(萬下)

吳 來。(僕上)公司的魏大爺。在書房啦。請到這兒來。

僕 是。(僕下旋引魏上)

吳 請坐請坐。

(魏坐於左桌之右吳仍原座)

吳 叫您等的工夫太大啦。

魏 沒說的。這全是公事。

吳 咱們東家外國人。他的意思。倒是怎麼樣。

魏 咱們東家現在非常的著急。非要鬧起交涉來不可。

吳 怎麼著。這點兒小事。就要動交涉。你問問他。他如果信服我。可得交給我辦。聽我的話。我准保

他不吃虧。

魏 我說吳二爺。您想現在在外面輿論鬧的很厲害。假如把您現露出來。錢財是小事。於您可有性命之憂。吳二爺。您得趕快想法子。這可了不得。性命要緊。

吳 (捋鬚大笑) 哈哈。哈哈。我早有預備。李壯圖這個小孩子。要用極簡單的法子。破壞我的計畫。沒想到他這一鬧。正是給我一個好機會。

魏 您笑甚麼。有甚麼好法子嗎。

吳 我回頭到縣長那兒去。就說公司有意讓村上把地贖回去。村上可得給公司三萬五千塊錢。兩萬是還公司的帳。那一萬五。作為賠償費。共合三萬五千塊。

魏 這事恐怕辦不到。公司決沒有意思讓地。

吳 我說讓村上贖地。那是假的。實在打算白吃三萬五千塊錢。

魏 您有甚麼計策。白吃他們三萬五千塊錢呢。

吳 現在這個事。是鬧起來了。輿論是很厲害。咱們必得想遮掩耳目的法子。在表面上。讓村上把地贖回去。實在我們白吃三萬五千塊。可是這三萬五。外國人不能全落。他得分給我一半。他白得一萬多塊錢。地還是他的。他沒甚麼不樂意。



魏 可是這地准失落不了嗎。

吳 一定失落不了。

魏 可是地要贖回之後。決不能經別人的手。一經別人的手。這事就壞啦。

吳 表面上把地贖回來以後。地就在我手裏頭。絕不能讓別人經手。萬無一失。

魏 但是這三萬五千塊錢。您往那兒去籌去呀。

吳 容易。你想村上有錢的是誰。

魏 咱村上有錢的。得讓周大爺呀。

吳 我就打算從周大爺那兒籌款。

魏 周大爺准能給您錢嗎。

吳 我想他准給周大爺那個人。老實無能。不吃也是白不吃。回頭我自有的辦法。

魏 我說吳二爺。周大爺可是您的親家呀。

吳 親家纔對啦。我爲甚麼把我的女孩子。聘給周萬年。我打早就有這個預備。

魏 您真可以。該您吃這碗飯。可是現在我也得用幾個錢。

吳 好辦。方纔他們三位紳士來啦。哈。這三位真是又可笑又可憐。我看他們如同木頭球一樣。叫

新 劇 腳 本

三 十 六

他們往那邊轉。就往那邊轉。方纔我用了兩句話。一嚇呼他們。就騙了他們兩千塊。回頭他們送錢來。我給你一千。

魏 好啦。我真佩服您。中國人作事得讓您。您真可稱為一時的豪傑。

吳 (捋鬚大笑) 哈哈。閒話別說啦。請你趕快回去。跟外國人說。如果他願意。你趕緊來信。我就要到縣裏去啦。(吳起立。魏亦起立。吳前進一步) 還有一句話。你告訴他。外國人要想在中國佔勢力。謀利益。非有中國人暗地幫助不可。您們中國已過的大事。全是這樣。

魏 就是吧。再見再見。

吳 您走啦。不送不送。(魏下)

吳 來。(僕上)

吳 請大姑爺來。

僕 是。(僕下。吳在室內徘徊。少頃。萬上)

吳 你坐下。(萬坐在右几外椅。吳坐在左桌外椅)

萬 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回頭見縣長。不知甚麼時候才散。要是散的晚了。火車也沒啦。我也回不去啦。回頭那睡覺去。

吳 在我這兒睡。

萬 不成不成。

吳 我這兒有的是地方。

萬 我有一個毛病。我離開我們家的那個坑頭。我睡不著覺。我要一夜睡不好。我連睡一個月也歇不過這個之來。回頭見縣長我不去成不成。

吳 不成。你去是代表你父親。你要是不去。就得你父親去。那兒成。你也長點精神。你看李壯圖的精神多大。

萬 李壯圖不是精神嗎。他下了獄啦。我不是懶嗎。我不管閒事。我不嘔氣。再說李壯圖將來就許挨餓。我這一輩子准保有飯。

吳 你准有飯嗎。

萬 怎麼您也糊塗啦。我們家不是有錢嗎。

吳 你有多少錢呀。

萬 錢倒沒有多少。我們家還有產業啦。

吳 產業准是你的嗎。

新 劇 腳 本

三 十 八

萬 您別看我糊塗。這件事我很明白。產業現在不是我的。將來我父親死了。可就是我的啦。

吳 依我看。你父親在著。產業倒是你的。你父親要是不在了。那產業就不是你的啦。

萬 您說的話我不懂。

吳 有人要謀你們家的產業。

萬 誰誰。

吳 還不知道啦。總睡覺麼。

萬 (起立向前行數步) 誰誰。

吳 李壯圖。

萬 不對不對。(復坐) 李壯圖要謀我產業。您怎麼看出來的。

吳 李壯圖爲甚麼在你家裏住。他的時候可以。沒人照管。現在他也大啦。能自立啦。爲甚麼還

住在你家裏頭呢。再說他剛一回來。就幫著你父親辦村上的事。他不是謀你們產業。是甚麼呢。

萬 那也未必。他自己也有幾個錢。何必要謀我的呢。

吳 錢還有個多的嗎。世上的人那個對於錢有够。

萬 我父親從小待他不錯。他不至於吧。

吳 這更是傻話啦。我問你這回鬧事是跟誰鬧。

萬 公司。

吳 要是起了交涉。誰擔責任。必是村正。村正可是你父親。他那是跟公司。簡直的是要害你父親。  
萬 我真糊塗。您要是不說我。一輩子也想不起來。我真佩服您。主意是多的。我對於李壯圖當  
怎麼辦呢。

吳 壯圖那是小事。容易辦。最難辦的是你父親。

萬 怎麼呢。

吳 你想這事要是鬧起交涉來。政府認真的一追究。你父親就得定個賣國的大罪。總得鎗斃。

萬 (驚惶趨向吳前一揖) 真得嗎。您主意是多的。您快快出個主意。搭救我父親這條老命。

吳 (吳起立令萬歸坐吳亦坐原處) 你坐下。你坐下。

萬 您有甚麼法。您快快說吧。

吳 咱們不是短公司的賬嗎。咱們要給他錢。也就沒事啦。

萬 得多少錢。

吳 少了還成嗎。欠人家的就是兩萬。還得多給個一萬兩萬的。總得三四萬塊錢吧。

萬 我家可沒有那些錢。

吳 你們家可是有產業呀。連房產地產全算上。四萬不夠。

萬 那是夠啦。可是我父親未必肯拿。

吳 那就在你啦。要是願意看著你父親這麼大年紀受那一鎗。就沒有甚麼說的了。你要打算在世。上是個人。就得想法子救你父親。甚麼叫自己。甚麼叫財產。全不能顧啦。那纔是孝子。

萬 成是成。可是我將來不就沒有飯了嗎。

吳 你拿產業作押。把地贖回來啦。這地方趕快把地變賣了。還上公司的帳。把你們的產業就贖回來啦。怎麼會沒飯呢。

萬 准能這麼辦嗎。

吳 你既是個孝子。我總得給你幫忙。你父親也老啦。村正也得更動。我一定叫你作村正。

萬 可是新村正准能到我的手嗎。

吳 別的事辦不了。這點小事還能辦的到。准保你作村正。

萬 好啦。今天我一定勸我父親拿錢。可是李壯圖這孩子。怎麼辦呢。

吳 那容易辦。李壯圖一從拘留所出來。你就跟他打架。沒痛快話。他就不能在你們家住啦。他離

開村上。你就不平安沒事了嗎。

萬 對對。咱們就怎麼辦。現在咱們快到縣裏去。見完了縣長。我好回家勸我父親去。(僕上)

僕 大姑奶奶來啦。(瑛上行至左桌之右與吳鞠躬吳欠身)

瑛 爸爸您好呀。

吳 好。你作甚麼來啦。

瑛 不是昨天鬧的那事麼。李壯圖也給押起來啦。今天縣長又傳村正跟各紳董。我公公他不願意去。所以打發萬年作代表。可是他老人家很不放心。叫我上城裏來打聽打聽。可巧您沒出門。好極啦。不知道這事裏頭有甚麼危險沒有。

吳 這事說小就小。說大就大。反正是得傷財。也沒別的危險。可是李壯圖這孩子太可惡啦。要是沒他。也沒這事。

瑛 李壯圖作事。很叫人佩服。他有甚麼可惡的地方。

吳 村上的事。跟他有甚麼關係。他多管閒事。

瑛 只要論這事對不對。論他有關係沒關係。作甚麼呢。  
吳 甚麼叫對。甚麼叫不對。他有甚麼勢力。管閒事。找死。

瑛 我看咱們中國倒霉。全由於沒人主持公理。要是盼望中國強。非得這路人不可。

吳 又公理啦。公理是空口講的嗎。公理是跟著勢力的。沒有勢力。就沒有公理。李壯圖憑著甚麼。要講公理。再說公理上那兒講去。上你們家講公理去。

瑛 他無論怎麼。他倒是為公。不是為私。這個年頭。像這麼熱心為公的人。就不可多得。

吳 甚麼叫為公。我看世上的人。全是無利不早起。又甚麼為國啦。又甚麼公益啦。這全是假託幾個好聽的名詞。要發財。要露臉。真正不為自己。真正為別人。世上沒有一個。就是咱們古代的聖人。也是假仁假義。說話都未必出於本心。誰有飯誰吃。誰有錢誰花。人家的東西能算是你的嗎。瑛 也不能廣為私。也得為點公。要是廣為私。那要是發了財。還露臉嗎。您知道名譽也是緊要的。吳 又名譽啦。名譽也是跟著錢的。有錢就有名譽。要是沒有錢。這人無論多麼好。名譽也大不了。有了錢。甚麼全好辦。拾點雜貨麵。就是個善人。給他父親出個大殯。就是孝子。誰問這錢是從那兒來的。

瑛 照您那麼一說。咱們村上的事。就不應該整頓了嗎。

吳 別說不能整頓。就是能整頓。也當不了甚麼。全國全是這個樣。整頓一個小村子。又有甚麼用處。國是一定要亡的。我們想亡國後怎麼樣吃飯。那是真的。要像李壯圖這樣。就是亡國後。作個



亡國奴。他也不會。

瑛 爸爸您怎麼那麼說話。一個人會作亡國奴。又怎麼露臉呢。

吳 你一來就跟我打嘴架。咱們父女向來是意見不合。這全是上了幾天學的壞處。你上了二年師範。我就不叫你上啦。就是怕這個。沒想到就這樣。還跟我起革命。

瑛 我看這個年頭。我們當女子的。念書念得越多。恐怕心裏頭越難過。(拭淚)

萬 (起立) 你別跟你父親打架。你別看我不好不是。我們爺兒倆倒可以說到一塊兒。世界事咱們知道多少。這些事還得讓你父親。你這不是瞎扯嗎。

瑛 (行至萬前有怒意) 你不如我父親精明。你不如我父親強幹。你要是跟我父親學。你將來一定要吃虧。

閉幕

有人贈好觀戲者詩曰。

一曲霓裳舞。妍媸細細評。

須知觀戲客。同是戲中人。



### 觀梅蘭芳演昭君出塞

一厂

漢宮第一人。其名曰明妃。胡天第一人。其名曰闕氏。闕氏山被漢兵住。漢妃却作闕氏去。莫問胡春與漢春。兩人身本一人身。誰知今日歌台上。又見當時第一人。畫圖真觀春風面。環珮休疑夜月魂。紅氍毹上闌干裏。畫出龍庭一萬里。白草連天不見青。黃沙染土都成紫。惟看胡騎散千羣。更聽胡笳聲四起。牛羊散漫滿平原。狐兔縱橫依廢壘。牧羝有婦能伴蘇。射鵬何人疑姓李。夜雪氈廬寒不勝。夕陽駝背明如此。聞道昭君出塞來。漢兒淚落胡兒喜。天朝麟鳳是紅顏。上苑騅驄來綠耳。竟同公主嫁烏孫。不學阿嬌求犬子。孔雀蹙金楊太真。雉尾插冠柳如是。貂襜褕恰掩全身。鳳檀槽不離纖指。華鸞瓔珞本天人。玉帳弓刀多侍婢。雙持彩扇認宮娥。獨捧雕鞍稱御弟。翎侯都列扈從班。王正備親迎禮。家在巫山十二山。路經弱水三千水。丹鳳城南歸夢長。白龍堆北啼粧洗。馬後桃花馬前雪。馬上琵琶更愁絕。千載琵琶作胡語。六宮粉黛無顏色。拚同屬國十九年。比似文姬十八拍。

文苑

一

文

苑

二

大忽雷兼小忽雷。古時月是今時月。不夜城邊對月明。琵琶彈作斷腸聲。雁從天上都飛落。馬向關前亦退行。從來出塞堪悽惋。古事今朝供豔演。蘇武魂消漢使前。昭君不慣胡沙遠。京師美人梅蘭芳。聽風聽水作霓裳。初演思凡繼醉酒。道家粧與唐宮粧。胡粧漢粧尤艷絕。前生恐是真王嬙。是日觀者幾千百。不顧汗出如流漿。炯如流雲吐華月。灼如朝霞承太陽。婉如遊龍碧海沒。翩如孤鳳丹崖翔。傾國傾城等閑事。能使天地皆低昂。清歌妙舞尋常有。絕艷驚才不可當。古第一還今第一。假巾幗勝真巾幗。銷來無數美人魂。占盡大千好春色。天地鍾靈事太奇。論才晚近讓娥眉。都言今者不如古。都言雄者不如雌。居然五千餘載後。有一名伶比漢妃。居然四百兆人內。有一男兒勝女兒。

### 嫦娥曲併序

樊山

南北鞠部。皆有應時點景之戲。如端午則有混元盒。(此劇起於明季)七夕則有鵲橋會。中秋則演明皇遊月宮。乙卯仲秋月圓之夕。梅郎蘭芳。自出新意。製成姮娥奔月一劇。情節一如後漢書天文志注。而採花思凡兩場。且舞且歌。聲容並美。夫今之戲劇。古之樂府也。自有虞韶舞以來。莫不歌與舞兼。郭茂倩解題列舞曲歌詞五卷。迄今寔失其傳。梅郎此戲。取法于古之大小垂手。略參歐西跳舞之意。至其周折轉旋。動中規矩。則崑山法曲之遺也。余謂有其貌而無其音。有其音而無其態。有音與態而無其貌。皆不足以演此劇。然則千古美人。天上惟一嫦娥。

人間惟一梅郎。獨步長安。豈其然矣。今後即以嫦娥名梅郎。爲製嫦娥曲如左。

羿請西王不死藥。嫦娥竊食憂郎索。有黃筮之遇歸妹。西奔月宮身可託。（後漢書注。嫦娥將奔月。筮於有黃。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羿射十日墜其九。不能關弓射月落。霓裳一曲紫雲迴。人世有誰能約略。我疑月姊思下方。女身轉世爲梅郎。手握玉鈎同雪色。身爲紅桂發天香。梅郎試演嫦娥劇。無異嫦娥自裝飾。退紅衫色六銖輕。束素腰圍剛一尺。雲髻峨峨古畫圖。髮光可鑑青于漆。山眉水眼盈盈態。一笑桃花紅兩靨。京師雅擅魚龍戲。依託宗家歲時記。七夕雲駉織女來。端陽蒲劍天師至。圓靈出海秋正中。傳唱明皇遊月宮。梅郎欲試羽衣舞。身手與世羞雷同。古來歌舞相隨屬。今有歌曲無舞曲。郎歌自有鸞鳳音。郎舞更有神仙骨。自製姮娥奔月詞。十日前頭排練熟。天風吹下步虛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郎善歌。湘靈瑤瑟聲相和。管絃繁會音難掩。節簇分明字不訛。郎善舞。風中仙袂飄飄舉。裙邊百蝶團作雲。袖底千花散爲雨。平生屢入梨園坐。衫扇如煙眼中過。鶯歌燕舞一身并。獨立金台此一個。珠喉赴節久低昂。蠻腰應絃饒頓挫。子美今逢劍器娘。微之最賞琵琶賀。月中先試採花吟。醉裏淒其別鶴音。神女可憐虛楚夢。仙人孤負是鴛衾。玉娥金兔年年供。碧海青天夜夜心。傳出素娥幽怨意。丹青難寫此情深。郎爲明妃貂錦祭。（昭君出塞）郎爲楊妃花枝顛。（貴妃醉酒）幻身又入廣寒宮。絕勝七七長生殿。一人足當

文苑

四

百美圖。瑣骨觀音工變現。果使嫫媿現色身。花顏未必如郎艷。今夜人佳月亦佳。月中人更美於花。是誰當得嫦娥號。今有蘭芳昔麗華。

贈姚玉芙

彥通

夢裏華胥失舊春。被風秋藥可憐身。珠兒不應聰明甚。留與徐熙索解嘲。抱月飄烟却自疑。長纓遠恨豈無期。新聲應會延年意。何用相如苦費辭。梅雲愁懶碧雲深。幾竭中原買醉心。滄海淒涼教歌舞。傷心誰解魏繁欽。謂壓公丈中年潦落百堪傷。座上驚逢李八郎。憑汝清歌記今日。好追朝市數年芳。

將出都門得韓郎(世昌)小照借玉谿生句題之

王小隱

二十中郎未是稀。玉山高與闔風齊。鈞天雖許人間聽。萬里雲羅一雁飛。今朝歌管屬檀郎。佳地連翻遇鳳凰。我是夢中傳彩筆。久留金勒爲回腸。風巢西隔九重門。風柳誇腰住水村。獨想道衡詩思苦。何曾宋玉解招魂。豈要移根上苑栽。年華憂共歲相催。前谿舞罷君迴顧。費盡陳王八斗才。一丈紅蕖擁翠筠。至今猶識蕊珠人。可憐庾信尋芳徑。並覺今朝粉黛新。

觀韓郎君青演思凡一齣嫋嫋餘音三日不盡戲賦八絕贈之  
濤花

嚶嚶清訝嫋嫋腰。天魔降世自嬌嬌。若教摩詰今猶在。淡服輕裝未必描。  
禮佛拈香笑語柔。無端春意起眉頭。芳心脉脉情難禁。方寸搖搖不自由。  
龕前調笑佛前墮。惹得儂心幾許春。聽到彌陀懺悔句。警鐘驚醒夢中人。  
蒲團寂寂月茫茫。唵呬香添夜未央。色即是空空是色。問卿何處覓檀郎。  
裊裊香烟夕夕薰。蓮經誦罷又黃昏。低鬟笑問知心者。儂比觀音艷幾分。  
如花人在散花臺。曲曲芳心若個猜。撕破袈裟山下去。回看彌勒笑顏開。  
口念彌陀心自思。嬌憨嬉笑不勝痴。美人從古傷遲暮。名士原來不遇時。  
鶯聲嬌脆叶宮商。歌罷餘音尚繞梁。爛漫聰明稱絕世。韓郎端不讓梅郎。

觀梅郎演葬花劇

大至

直欲呼春為駐年。笛聲入破舞場邊。歌因咽淚翻悽愴。花豈和塵任棄捐。妙曲隔牆還自警。慵妝臨鏡孰能傳。眼中豪雋人間世。獨讓渠儂擅可憐。

瘦公書來為程郎豔秋索詞率賦二解以贈

文苑

五

文苑

六

### 臨江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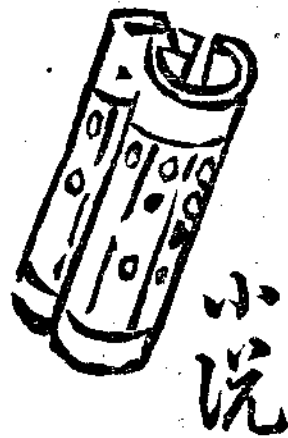
袁伯夔

暎玉釵搖鸚鵡。銷金帶蹙鴛鴦。銀箏檀板合歡場。玲瓏仙子骨。佳俠女兒腸。  
 惟悴江南倦客。輸他  
 願曲周郎。瓊枝碧月久端相。珠鐙春入夢。花雨夜聞香。

未必有情成眷屬。不妨遊戲鴛鴦。風鬟霧鬢且登場。一聲雙落淚。千轉九迴腸。  
 聞道城南歌吹海。  
 逢人爭說程郎。秋容淡雅費形相。泛卮黃菊豔。綴席紫萸香。  
又一體

本期載有附設 梨園博物室之 廣告閱者注意
----------------------------





小說以曾經演戲或能作脚本者爲限不能演戲無關社會人心者不錄

## 富賈某

許奉恩

楚南某甲。懋遷漢口。粵寇猝至。携妻遁匿鄉村。妻某氏。有殊色。迷好甚篤。以匆遽出走。未帶多資。輟退。甲無以爲生。遂投繯焉。妻聞趨往解救。扶臥榻上。逾時始甦。妻泣問君何爲者。倘萬一不救。將焉置妾。甲嘆曰。我此舉正爲卿也。男子不能自立。餓死分也。累卿同苦。心殊不安。况卿尙少艾。可作他圖。但願異日不忘故人。歲時以一盂麥飯。臨風遙爲招魂。感且不朽矣。區區之私。實係如此。不則厮守俱死。無益也。妻曰。君何計之左也。與其君棄妾而逝。曷若少緩須臾。將妾鬻去。妾身得所。君亦可藉微資。以營生計。若此。不較兩全耶。甲曰。固然。我一息尙存。實不忍出此。妻曰。妾自欲之。於君何尤。展轉議定。倩媒將某氏改嫁漢口富賈某。初某賈世販煤炭。家擁鉅資。母妻幼子。俱被賊擄。楚境肅清。復發窖金。重理舊業。囑媒爲覓繼配。適娶某氏。入門後。微睨新人年貌。意頗慊。比將就寢。見其背

燭而坐。墜泣甚哀。賈竊異之。因問曰。娘子何哀之深。得弗憎我蠢耶。某氏哽咽起立。對曰。妾自傷命薄。焉敢憎君。顧妾自事舊夫。結褵以來。未嘗反目。今忽捨而他適。數年舉案。一旦分釵。未審舊夫此時何以爲情。妾對新特而思舊姻。哀從中來。實有出於不能已者。惟君憐而恕之。幸甚。賈驚曰。娘子固自有夫耶。曰。然。曰。媒人誤我。媒人誤我。微娘子言。幾陷我於不義矣。遂慰令勿哀。詰朝仍送歸舊夫。價值百緡。並以奉贖。某氏聞之。收淚叩謝。賈召廚媪來伴某氏。自秉燭獨宿外室。天明令媒召某甲至。告以意。囑携妻歸。甲感泣投地。賈詢知甲向善貿易。又贈錢二百緡。使權子母。以資食用。甲夫妻喜出非望。再三拜謝而歸。某氏謂甲曰。妾聞受恩必報。難得某賈如此高義。君當努力。必謀有以酬之。甲點首曰。卿言是也。終歲。小有經營。獲利倍蓰。某氏謂當分半利往酬賈。甲如言往。賈喜曰。子真可謂善生財者也。惜資本太少。願再益假子二千緡。庶稍足以展子之志。此彋彋半利。請仍携歸。子好爲之。俟歲星一周。當聽君好音也。甲拜別賈。遂挈資如長沙。以米價廉。可獲重息。爰買巨舟。載米將行。會楚兵援皖。甲舟遂爲羣卒所據。比至武昌。甲哀求偏將。願出資買舟易換。偏將見甲舟寬大。叱去羣卒。自爲坐船。甲無如何。只合聽之。偏將甚喜甲之爲人。抵皖。尋拔皖城。各營需糧甚殷。偏將代甲分售。獲利無算。賊所擄兩湖婦女甚多。甲求偏將以百餘緡謀得一婦人。年可三十許。且有一媪一童爲伴。將歸以報賈。既旋漢口。備奩擇日使妻送婦至賈家。方下輿。婦與賈覲面。不禁相持。

慟哭失聲。婦人非他。即賈被擄之妻也。甲妻聞之。大喜稱賀。賈問妻知老母幼子俱無恙。益喜。其母與子非他。即婦人爲伴之一媪一童也。賈亟命與迎母與子歸。一家團聚。悲喜並集。迺刑牲演劇以報天佑。自是賈與甲締交。竟成通家。往來無間焉。

此事與舊劇硃砂痣情節大致相同。然彼則僅還以一子。此則並其母妻而還之。尤足爲世之行善者勸也。

勸世人一個個

俱要學好

善與惡自有那

天理昭昭

# 五人傳

吳肅公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恤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舸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奉炙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自懾矣。天啓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慷慨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韋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遊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願莫敢先發。佩韋於是爇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言或搏顙。顙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爲醢。或趣裝走京師。搗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泚。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母

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躪。泥淖沒脛。吏部昇肩輿。衆爭弔吏部。積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鑿鉏鑿諸具。衆目屬哽咽。卽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實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卽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多矣。一鷺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鬻衣人。揚故牙憎。皆不習吏部。並不習佩章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鑿擲階。若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章等曰。旨出朝廷。願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楣俱折。脫履擲堂上。若矢石。然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

## 小 說

## 六

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氏之傲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閣緣桷。桷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則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之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郛。執市人撻之。郛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柝聲聚衆者。誰爲薰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章。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欄。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墜。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郵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即所夷躄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舊劇五人義即此篇之事實也是劇爲昔日譚鑫培及俞菊生之傑作飾劇中周老叔即傳中之周文元念白流利武技精工自二伶恒化以後罕有能及之者矣

# 北京名伶演戲月表

自四月十日  
至五月九日

松岩調查

日	星期	人名	劇目
四月十日		梅蘭芳	趕三關
		余叔岩	
		王鳳卿	趕三關
		程繼仙	鴻鸞禧
		姜妙香	轅門射戟
		德珺如	
		白牡丹	
		鴻鸞禧	
十一日		黛玉葬花	連陞三級
		一門忠烈	小放牛
十二日		木蘭從軍	回荊州
		瓊林宴	
		木蘭從軍	
		監酒令	
		木蘭從軍	
		回荊州	
◎十三日		天女散花	羅成叫關
		天雷報	
		黃鶴樓	
		鎮壇州	
		黃鶴樓	
		轅門射戟	
		胭脂虎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監酒令
十八日			
十九日			舉鼎觀畫

演戲月表

演 戲 月 表

五月一日	三十日	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	◎二十日
										坐樓殺惜	戰宛城
羅成叫關	連陞三級	借雲		御碑亭	探穆柯寨	飛虎山	鎮壇州	連陞三級	群英會		滿床笏
		胭脂虎	雙搖會	探親	貪歡報	反延安					



演戲月表

總計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演戲四日 演戲四齣 複演無								
演戲六日 演戲六齣 複演無		南天門						
演戲四日 演戲四齣 複演無								
演戲四日 演戲四齣 複演無								
演戲四日 演戲四齣 複演無								
演戲廿二日 演戲廿八齣 複演十齣	黃鶴樓	群英會	飛虎山	奪小沛	連陞三級	羅成叫關		飛虎山
演戲十一日 演戲十一齣 複演一齣	穆柯寨			浣花溪	胭脂虎	樊江關		

演 戲 月 表

日 月 星期	人 名	四月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譚小培	雪盃圓	洪洋洞	斷背	瓊林宴	桑園會	桑園寄子					失街亭
	尙小雲	三擊掌	斬竇娥	玉堂春	審頭刺湯	桑園會	桑園寄子					
	九陣風	挑鎗	刺巴杰	串反	鳳陽花鼓	泗洲城	演火棍				瑞草園	取金陵
	龔雲甫	望兒樓	斬竇娥	美人計	三進士	打龍袍	胭脂虎		滑油山		徐母訓子	托兆哭靈
	韓世昌	刺	拷	思	遊園驚夢	金山寺	蝴蝶夢	鬧	痴		刺	思
	侯益隆	梁蓮花山	紅下	凡	三國志	嫁	精忠譜	學	夢冥		虎下	凡
	郝振基	蓮花山	書	光武興	打囚車	妹	鬧天宮	蘆花蕩	判		書	凡
			花果山	火焰山		撞幽州		草	黨人碑		請清兵	棋盤會

(771)

柳

春

演戲月表

二 日	五 月 一 日	三 十 日	二 十 九 日	二 十 八 日	◎ 二 十 七 日	二 十 六 日	二 十 五 日	二 十 四 日	二 十 三 日	二 十 二 日	二 十 一 日
						盜賣 魂鈴馬	捉 放 曹	黃 金 台			
					翠花 屏蝴蝶 山蝶	盜穆 魂柯 鈴寨	黃 天 蕩	金 山 寺			
太 君 辭 朝	打 龍 袍	遊 六 殿		殊 砂 痣	徐 母 罵 曹	探 母	釣 金 龜	斬 竇 娥	藥 茶 計		斷 后
拷 紅 嫁 妹	思 凡	痴 夢	蝴 蝶 夢	百 花 亭	遊 園 驚 夢	鬧 學	絮 閣	琴 挑	斷 金 山 橋 寺	刺 梁	拷 紅 洞 庭 湖
洞 庭 湖	惠 明 下 書	蓮 花 山	通 天 犀	青 石 山	御 果 園	精 忠 譜	送 京	嫁 妹	宿 廟	通 天 犀	洞 庭 湖
	火 雲 洞	花 果 山	拷 掠	鬧 天 宮	黨 人 碑	火 焰 山	負 荆	打 囚 車	瓊 林 宴	千 里 駒	洞 庭 湖

演 戲 月 表

總 計	九 日	八 日	七 日	六 日	五 日	◎ 四 日	三 日
演戲十六 日 演戲十七 齣 復演三齣	賣 馬	打魚殺家	戰蒲關	洪洋洞	汾河灣	瓊林宴	
演戲十二 日 演戲十二 齣 復演無	孝義節	打魚殺家	戰蒲關	貴妃醉酒	汾河灣	祭 塔	
演戲十八 日 演戲二十 齣 復演二齣	水晶宮	瑞草園	湘江會	泗洲城	四杰村		氤氳陣
演戲廿四 日 演戲廿四 齣 復演四齣	滑油山			母女會	孝義節	三進士	別 皇宮
演戲廿九 日 演戲卅一 齣 復演十六	鬧 學	出 塞	刺 虎	刺 梁	金山寺	思 亭 長 亭 餞 別	琴 挑
演戲廿九 日 演戲廿九 齣 復演十二	宿 廟	下 書	精忠譜	激 良	別 姬	三 國 志	殲 仇 計
演戲廿九 日 演戲三十 齣 復演十二	火 焰 山	鬧 天 宮	斬 子	打 囚 車	灌 關	草 詔	棋 盤 會



# 戲劇詞典

濤痕述

友人以廣東戲文武場面所用之音樂語余喜極爰以廣京對照法舉之惟不審有錯誤否耳

大鼓

如京戲之堂鼓

武戲用之而文戲用時甚少

沙鼓

如京戲之單皮

文武戲皆用之

卜魚

即京戲之板惟繫於沙鼓之側不以手拍而以鼓種敲之

文武戲皆用之

饅頭鼓

狀如饅頭故名

文戲用之

大鑼

一名高邊鑼其聲之翁然高腔班亦用之

武戲用之

文鑼

與京戲大鑼同

文戲用之

小鑼 與京戲同

文武戲皆用之

大鈸 與京戲同

文武戲皆用之

小鈸 與京戲同

送子時甚少如加官

簫 橫笛也

文戲用之

大笛 大瑣喉也

文武戲皆用之

小笛 小瑣喉也 大者揚聲 雄壯小者悠揚

文武戲皆用之

三絃 即京戲之南絃子 無膽

文武戲皆用之

二絃 與京戲者異

文武戲皆用之

提琴 類似上海之胡胡

文武戲皆用之

月琴 與京戲同 其中有膽者有無膽者

文武戲皆用之

單打 特別式小鑼

用時甚少如演封相時曾用之

雜事



### 張長庚趣話

津伶張長庚。唱老旦兼生。技藝平庸。無長足錄。某日在津大新舞台演釣金龜。演畢下場。偶不留神。傾仆台口。乃並不立起。竟匍匐而下。羣呼曰鑽狗洞。

(蕙心)

### 桂鳳趣話

遜清末。年田桂鳳在某制軍署演劇。田演殺惜時。目注座上大聲曰。(我不會吃酒。今晨吃了幾杯加皮酒。酒言酒氣得罪你呢。)座客為之闕堂。緣某制軍平素喜飲加皮酒也。

(蕙心)

### 折楊之笑談

去秋言樂會開會於江西會館。陳德霖與寒雲主人合演折柳陽關。屆時茶役貼出紙條大書(折楊)二字。一時傳為笑談。

(蕙心)

雜事軼聞

## 文斌趣話

梅蘭芳爲其祖母作壽。演劇全係反串。打面缸劇張文斌飾周蠟梅。蘭芳飾張才。文斌大聲呼曰。幾千萬人想你不到。不想這好縣官竟把我配給你了。叫我怎不快活。四座闐然。

(蕙心)

## 柏林劇話記(續)

半樹梅花館舊稿

有名之著作家。亦非永不失敗者。偶與觀客嗜好不相投。即致失敗。故著作家當一新著作興行之時。非常危險。一躍而成大富豪乎。或陷而掃滅以前之名譽乎。均在此一晚也。

余在柏林時。適呵澄脫盟氏所著之洛代亨新作第一次興行。不幸與世人嗜好相左。遂大受排斥。作者與優伶。竟致無處容身。此爲第一次試演。故觀客如堵。不易得票。余於十日前預定。故能得一位置。入場者均穿禮服。未開幕前。著者先登臺佈告大意。然後開幕。至第二幕。即有噓嘆者。吹口笛者。冷笑者。不一而足。至三四幕而勢愈大。余亦代著者握兩手冷汗。可憐極矣。彼費五六年而著成之大作。一夜付諸流水。此時著者所受之苦痛。實不可言喻也。

自優伶一方面觀之。第一次試演不佳。亦大苦。數星期之練習。徒勞無益也。劇場亦大受影響。舞臺上之裝飾。及衣服等。均因之新製。一朝失敗。損失甚巨也。

著者第一次之興行。實一生命運之試金石也。第一次失敗。則以後脚本。必致無人顧問。若第一次



而大受歡迎。則著者不待演畢。親至臺上。感謝觀客。柏林興行之物。其他都會亦必仿行。遂致各處請求著者之許可。此時著者始得償其貴重之心血也。不但增進巨大之財產。即名譽亦俄然大震。然亦有柏林失敗之著作。反為外國人所歡迎者。是觀客與批評家之眼力。因時期與場所而異也。近時斐利克代盟氏所著之（獨身者）。失敗於奧之維納。翌年遂為柏林各劇場所大歡迎。繼續演至二百次之多。

批評眼力之最高者。德國為刺蒲知之觀客。故該地大劇場甚多。有名優伶。亦均在此處。初次興行之失敗與否。大學學生實占巨大之勢力。此歐洲各國皆同。柏林大學之學生。喜觀劇尤甚。有減價之例。但學生位置。離舞臺甚遠。所演稍不當意。即以足踏地板而大起騷動。故優伶不敢輕視學生。且學生中富於批評之眼力者亦不少。新聞記者於初次興行。亦皆招待。若竟失敗。則翌日各報詳細登載。全國人無不悉知此內容。讀此報者。決不能有觀此新劇之動機。故著者生殺之權。實操諸大學學生及新聞記者之手。

劇場內部之構造。大抵相同。各以任何坐位耳目能達為合度。坐位之區別。因劇場而略有異同。大約分正廳。左右包廂。正樓三種。正廳最近舞臺。其第一列第三列第三列。看資較昂。蓋優伶之所作。最易明瞭。衣服等之裝飾。及聲調音樂等。不難辨別。然亦有不喜近舞臺者。因過近則其假裝之破

## 雜事軼聞

## 四

綻。易於發現。反無趣味也。此三種坐位之外。尚有接近舞臺之特別席。專供外國嘉賓或皇族等之用。故此票不易買得。此席分設三層。每層上祇四五位。尚有一種最下等之位。離舞臺極遠。與正廳相比。恰如在近屋頂之五層樓矣。此位不能坐。非立則不得見舞臺。但看資甚廉。觀者時滿也。帝室附屬劇場及其他二三劇場。為大學學生。於三層樓。另設一廉價之席。

劇場大小不一。帝室附屬劇場。凡容二千人。帝室附屬歌劇場。凡二千人。帝室附屬新歌劇場。亦一千人。德意志劇場。一千人。烈欣劇場。八百人。柏林劇場。千八百人。希爾蘭劇場。千二百六十人。其他小劇場。約容六七百人。法國歌劇場。非常廣大。足容三千人左右。但今日大劇場。已屬舊式矣。

足容多人數之大劇場。優伶所作。不能盡見。且場過大。則優伶不用絕大聲音。不能達至各隅。設演二人密談。或老人臥病之時。安能用巨大之聲音哉。故今日建築劇場之技師。其理想必欲以極小之房屋。容極多之人。故舊時容三四千人之大劇場。甚不合用也。

劇場對於火災之注意。準備甚完全。太平門極多。如柏林則救火隊每夜在劇場作萬一之預備。且舞臺與客座之間。設有鐵板懸起。其裝置甚巧。若遇火災。於舞臺之左右。有極小機紐。以指壓之。鐵板即垂下。故臺上失火。或座上失火。鐵板垂下。即可保其一面也。

(未完)

# 梅蘭芳東渡紀實

## 第一章 日程 (續)

五月九日

大阪松竹合名會社及神戶華僑約蘭芳演劇之事。均於是日午前磋商妥協。將於十九二十出演于大阪公會堂。二十三四五出演於神戶聚樂館。午後三越吳服店(東京第一之綢緞雜貨莊)約往參觀。並設茶點。朝吹董事與梅之談話略誌如下。朝吹云。此次梅君來東。男婦老幼無不知有梅蘭芳者。梅答以貴國人及他國人之到東京。男婦老幼無不知有三越吳服店者。朝吹云。貴國人之在日本者。日人述其姓名。或以吳音。或以漢音。雖當日之李鴻章。有依英文書報中之譯音而稱之為李鴻章(Li Hong Chang)者。然不過出諸少數時髦之士。若一般普通人。則仍以日本漢音稱之曰 Ri Koa Chin。惟此次對於梅君。無不用中國北京音之梅蘭芳讀之。此實罕有之事也。又云。連日三越各店員均往觀劇。鄙人適丁艱。未克前往。今日得親警歎。深用愉快。而君連日出演帝劇。甚為辛苦。猶荷惠然肯來。尤覺欣感。梅答以昨日劇場中之廣告云。今夜帝劇。明日三越。惜不能夜夜帝劇。日日三越。而恒與諸君縱談耳。旋攝影三次乃散。是夜始演黛玉葬花。蘭芳飾黛玉。妙香

梅蘭芳東渡紀實

二

飾寶玉。玉芙飾紫鵲。貫大元飾焙茗。芙蓉草飾襲人。劇場滿員。

十日

是日三井男派阪井德太郎金萬喜人來與梅接洽。十七日三井男將於其邸中開宴。擬約梅等前往演劇。旋往彼邸中相度地勢。商定演二本虹霓關文昭關千金一笑三齣。晚仍演葬花。滿員。觀客贊許較昨尤甚。反二簧一段。最爲觀客所歡迎。

十一日

是夜改演頭本虹霓關。日間先於旅館中排練一次。是劇東方夫人初聞其夫爲王伯黨射死。滿腔悲憤。誓師復仇。本無他意。既見王伯黨後。戀愛之心油然而生。遂致棄故夫於不顧。不惜失節事仇。繩以綱常。東方夫人實一無恥之蕩婦。願辛文禮出兵以先。既明明要以設誓。辛文禮陣亡以後。復明明矢以復仇。雖戀愛之念。已不覺潛萌於中。而蕩冶之態。尙未宜遽形於外。蘭芳有鑒及此。爰將戰陣上之表情。斟酌損益。而專重於交綏之武工。所有過事蕩冶之情節。悉從刪汰。家將數角。同行者未足充數。仍自橫濱扶風社邀來社員數人相助。(家將行頭亦向該社借來)是以須於白日預爲演習。以免臨時鑿枘。晚間出演於劇場。蘭芳飾東方夫人。玉芙飾丫環。妙香飾王伯黨。貫大元飾辛文禮。芙蓉草飾牙將。高慶奎飾秦瓊。扶風社員配家將等。全劇配搭整齊。聲容並茂。場內賣滿。大

受歡迎。咸以僅演一日爲憾。

十二日

此爲帝國劇場演劇之末日。有主張再延期二日者。因蘭芳家中催歸符至。且大阪神戶之約已定。未便愆期而罷。是日日間先排練貴妃醉酒一次。晚間出演。梅飾貴妃。高慶奎飾高力士。姜妙香飾裴力士。姚趙董何等飾宮女。人數不足。仍邀扶風社員補之。仍滿員。戲畢。梅等遂赴使署演劇。先是初四五日邀宴各國大使時。本擬於次日邀請日本內閣總理及閣員暨著名官紳等夜宴。適以某閣員須十一日以後始有暇。故改於是日舉行。到者總理及內外部兩大臣橫田博士等約三十人。均即席爲蘭芳作字贈之。梅演春香鬧學及游園驚夢兩齣。前者梅飾春香。姚飾麗娘。慶奎飾陳最良。後者梅姚互易。妙香飾柳夢梅。貫大元飾夢神。芙蓉草飾老夫人。更有高慶奎貫大元姚玉芙蓉合演戰蒲關一齣。頗極一時之盛。

按此次蘭芳等在東演劇。係以梅劇爲主。帝劇女優輔之。此十二日中。每日第一齣爲（本朝二十四孝）（日本舊劇）第二齣爲（五月之朝）（日本時代劇）第三齣爲（呪）（譯西洋劇）第四齣爲梅劇（劇名詳前）第五齣爲（娘獅子）（日本喜劇）惟六日十一日十二日。此三日。因蘭芳赴他處串演。提前演唱。改列第二齣。梅劇畢。然後演五月之朝。自第五日起以後。每值

梅蘭芳東渡紀實

四

梅劇終場。看客即紛紛散去。一則看客之目光咸注於蘭芳。再則其他各劇。已爲日日所熟觀。故梅劇閉幕。即不復流連矣。

十三日

早間有意大利人訪梅於旅館。欲爲之塑大理石像。以不日回國婉詞謝之。午間大倉男約請貴紳午餐。邀蘭芳演二本虹霓關及貴妃醉酒二劇。以佐餘興。

十四日

是日大倉男之子喜七郎氏。約游箱根。(山名)早八鐘自東京驛。乘特別快車首途。同行者梅姚外。尚有齊許鄭沈村田上野諸君及本社社長共九人。九鐘半抵國府津。在相仙休息所啜茗。旋改乘自働車。(即汽車)至湯本。(箱根山麓)本社社長預召中島照相師於此等候。至時同人下車拍照。又至塔之澤(地名)大倉別邸休息。適有東京來游女客二人。與大倉氏相識。遂約之同在後山合拍三照。旋又有美術家小室翠雲夫婦來訪。大倉氏亦約之同往游山。既而抵宮之下。(地名)入富士屋旅館午餐。餐後復拍照。大倉與小室夫婦及二女客先歸塔之澤。餘人則登山游眺。大倉氏托本社社長代爲招待。沿途指點名勝。若者爲小涌谷。若者爲蘆之湯。若者爲箱根舊道。若者爲舊關所之古戰場。若者爲會我兄弟墓。若者爲離宮。咸一一游覽拍照。更於蘆之湖中。乘舟一巡湖景。夕陽

在山。盡興而返。仍至塔之澤大倉別邸晚餐。大倉適有他事急歸東京。以電話邀田邊浩氏來。代爲款洽。有都新聞記者過訪。飯後仍歸東京。

十五日

午後六時。大倉男招宴梅等於向島別邸。在座有政界之各大臣。實業界之澁澤男等。並召妓侑觴。

十六日

午後二時。大倉男訪梅於旅館。交納帝國劇場應付之聘金及饋送梅等禮物。梅旋往各處辭行。

十七日

午前檢點行李。午後梅等至三井邸。是夜三井宴客。演劇三齣。(一)二本虹霓關。梅飾丫環。玉芙飾東方夫人。妙香飾王伯黨。芙蓉草飾牙將。(二)文昭關。高慶奎飾伍員。貫大元飾東皋公。芙蓉草飾皇甫納。(三)千金一笑。梅飾晴雯。妙香飾寶玉。玉芙飾襲人。戲畢夜餐。來賓中國人有莊代使江監督及使署各員。日本人有大山侯等華族。及山本條太郎等實業家。暨三井各主任。十鐘席散。十一鐘本社社長偕梅夫婦姚玉芙暨村田先往大阪。外間得訊者少。僅和田助一氏至車站送行。

十八日

下午三鐘抵大阪。大阪日日新聞社長吉弘茂義。及松本齋藤上總諸氏來送。同乘自働車至大阪

梅蘭芳東渡紀實

六

旅館得電報悉齊君沈君偕同行諸角及場面上人。將於本日午後四鐘自東京來。午後七鐘吉弘氏邀梅等往觀浪花踊。(藝妓跳舞練習會每年只演二次)又至浪花座。(戲園名)應名優中村雀右衛門之約。觀彼演人形劇。(以人飾傀儡)並拍照。先是許君於前兩日至神戶布置一切。原意同行各角日間在大阪演劇。晚在神戶住宿。嗣以往返過勞。殊覺不便。許君乃於是夜至大阪。與本社社長物色住所。即在大阪住宿焉。

十九日

妙香芙蓉草諸伶及場面上人。於是早六鐘至自東京。許君偕本社社長暨姚玉芙。於隔夜先至隣近車站之旅館住宿。備臨時得以照料一切。火車戾止。許君等招呼行李。本社社長即引諸人至川口岡本旅館。共進華餐。正午大阪日日新聞。於大阪旅館設宴歡迎。並介紹大阪府知事。大阪市長。師團長。衆議院關直彥君。暨名優中村雀右衛門。雁次郎。越路太夫等人。席終拍照。午後一鐘許。大阪日日新聞社長。備汽車十輛。於車端交插中日兩國國旗。第一乘為先導者。第二乘為蘭芳及吉弘氏。村田氏本社社長四人。第三乘以次。皆大阪日日新聞社員。(此種辦法。大阪恒有。蓋隱含一種游行廣告之意。重以該社長殷殷敦約。未便却之。)先至朝日新聞社。晤西村天囚君。西村漢學家也。與內藤狩野兩博士。同以研究吾國崑曲名。皆與本社社長為十年舊友。當以思凡琴挑及天



女散花劇中崑曲之一段。與西村君詳爲說明。蘭芳又與該社營業部長小西勝一君同拍一照。比出朝日新聞社長適聞電話。自外馳至。遂與蘭芳於車旁握手。立談數語而別。復馳車至大阪每日新聞社。晤文學家菊池流芳君。與蘭芳同拍照。朝日每日同爲日本全國最大之新聞社。先是該兩社新聞記者。堅請蘭芳歸途。至彼參觀。既已允之。當然須往一行以踐宿諾。此次又爲大阪日日新聞社所約。自須更至該社一行。二鐘許。自每日社出。即至日日新聞社及關西日報社。此兩社一出晨報。一出晚報。二而一者也。兩社社長。由吉弘氏兼任之。招待拍照。並舉香檳酒。以介梅壽。有頃復至各市街一游。經過婦人俱樂部。有該部之代表一人。獻花拍照。又至富田屋。吉弘氏約在彼拍照。途經大阪時事新報社。社長福澤捨次郎。即前於東京贈蘭芳以珠針者。適有事自東京來。因往訪之。又與蘭芳同拍一照。其他如大阪新報大阪日報萬朝報大大阪新報等社。亦徇吉弘氏之意。皆各投以一刺。以資聯絡。四鐘返旅館。途中觀者如堵。得覘丰采。咸歡呼梅蘭芳不置。是夜出演於公會堂。第一齣。姚玉芙演思凡。第二齣。高慶奎（孔明）貫大元（司馬懿）芙蓉草（老軍）演空城計。不足之脚。由大阪華僑中選充之。第三齣。御碑亭（脚色分配與東京同）戲場中拍照。凡三四十次。大阪朝日新聞社。贈以花圈拍照。又大阪律師團。松竹合名會社。中村雀右衛門。中村雁次郎。越路太夫。攝津太夫。野澤吉兵衛。賀澤友次郎。廣珍園（中國飯館名）野村外吉等。各贈花圈一具。五光

梅蘭芳東渡紀實

八

十色。不特爲公會堂向所未有。亦蘭芳生平第一次最盛之紀念也。劇散至川口夜餐。

附註。此次所帶行頭。本未備空城計一劇。在東京定約時。以爲可於神戶借用。而神戶並無八卦衣。是日午後自市街歸來。始由本社社長。臨時爲之趕製一件。登場應用。

二十日

午後蘭芳至三野吳服店參觀。夜演三劇。第一齣。琴挑。蘭芳飾陳妙常。妙香飾潘必正。第二齣。烏龍院。貫大元飾宋江。芙蓉草飾閻婆惜。高慶奎飾張文遠。第三齣。天女散花。脚色分配與東京同。惟原以橫濱華僑補充之角。易以大阪華僑充之。大阪每日新聞社贈以生花。且煩富豪松村氏之女公子持花。與蘭芳同拍一照。以上兩日均賣滿座。戲價七元五元三元有差。

二十一日

午後三鐘往神戶。車抵三之宮。有華僑王君敬祥馬君聘三鄭君祝三等十餘人。在站候接。梅夫婦及沈君厲東亞旅館。其餘角色場面諸人。厲中華會館。齊君許君。厲商話別所。村田氏及本社社長。咸借厲友人家。是日小雨。夜間華僑於三江公所。設宴歡迎。

二十二日

往諏訪山布引瀑布游覽。並至俱樂部相度地勢。

## 二十三日

夜間在俱樂部演戲四齣。第一齣。鴻鸞禧。芙蓉草飾金玉奴。貫大元飾金松。姜妙香飾莫稽。第二齣。戲鳳。蘭芳飾鳳姐。高慶奎飾正德。第三齣。武家坡。貫大元飾薛貧貴。姚玉芙飾王寶川。第四齣。嫦娥奔月。蘭芳飾嫦娥。姜妙香姚玉芙何春喜董玉林陶玉芝及華僑三人分飾仙女。同文學校。華強學校。中華學校。中華商會等。各贈花圈一具。

## 二十四日

夜間演戲五齣。第一齣。洪洋洞。高慶奎飾六郎。貫大元飾千歲。何春春飾宗保。芙蓉草飾余太君。董玉林飾柴氏。陶玉芝飾令公。華僑三人飾焦孟等。第二齣。盪酒令。姜妙香飾朱虛侯。何春春飾呂后。董玉林陶玉芝飾呂產呂祿。餘角芙蓉草及華僑等分配之。第三齣。春香鬧學。角色見前。第四齣。烏盆計。貫大元飾劉世昌。芙蓉草飾張別古。高慶奎飾趙大。第五齣。游園驚夢。角色見前。南洋三寶壠華僑魏君永理神戶華僑馬聘三君。及本社社長以本社名義。各贈花圈一具。

## 二十五日

夜間演戲四齣。第一齣。琴挑。第二齣。烏龍院。角色均見前。第三齣。舉鼎觀畫。高慶奎飾徐策。姜妙香飾徐琮。何春春飾書童。董玉林飾家院。第四齣。天女散花。角色與東京同。惟配角以神戶華僑充。

梅蘭芳東渡紀實

十

之。柳原五色會及櫻酒場。各贈花圈一具。戲散。華僑招宴於常盤花壇。爲之介紹該地實業家瀧川英一諸氏。並召著名舞伎跳舞侑酒。席間以日語演說。飯後拍照。以上三日。均賣滿座。戲價十元六元四元有差。

二十六日

正午華僑馬君聘三鄭君祝三廖君道明鮑君翼雲約游舞子(地名)公園。同游者蘭芳。玉芙。妙香。大元。慶奎。芙蓉草。陳嘉樑。及齊君。許君。沈君。村田君。徐君。東泰。本社社長諸人。同乘汽車四輛。歷一鐘餘始至。游覽後於萬龜樓設筵暢叙。席間。主人演說畢。蘭芳致答詞。由本社社長以粵語譯之。三鐘歸神戶。發送行李。夜十鐘半乘車西下。有華僑及新聞記者多人至站送行。

二十七日

早抵下關。有廣渡桂太郎君來迎。至山陽旅館少憩。新聞記者來訪。詢以東游之感。蘭芳答之。本社社長爲之譯述。餘人至濱吉旅館休息。夜乘高麗丸輪船往朝鮮。

二十八日

早至釜山。領署馬君磐直來訪本社社長。並邀蘭芳至署略憩。辭之。旋改乘火車北上。經過三浪津。(地名)大邱(地名)朝鮮民報記者來訪。午後抵大邱拍照。夜將至龍山(地名)時。有韓京兩記

者來訪及抵南大門（朝鮮京城車站）領署派譯員金君來站照料。少頃車復北上。

二十九日

早至安東。檢查行李如前。關監督仍在站監視照拂。有頃復北行。下午六鐘抵奉天。梅姚至大和旅館休息。梅妻及餘人咸至中國飯館晚餐。夜九鐘改乘京奉車西進。

三十日

早至山海關易車。故鄉風景。歷歷在目。下午四鐘半抵天津。姚佩蘭自京來送。八鐘車至北京前門車站。歡迎者各界人士約百餘人。車抵站台。下車後紛紛握手。互致寒暄。未幾相率出站。分道而歸。東渡之舉。至是完成。日程一章。於焉終結。至於彼都人士之輿論。與夫本社社長對於此行之感想。當於次章廣述之。

（此章已完）

梅蘭芳東渡紀實

## 閱者注意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舞

此語暗射北京劇場之怪現象

有能解釋其意義者請於八月底投函戲

劇新報轉交本社若與暗射相符當奉贈

第八期雜誌一冊

中華民國八年九月一日出版

每册大洋叁角

(全年叁元)

編輯及  
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路四十九號樓上  
春柳雜誌事務所

印刷者

北京虎坊橋  
京華印書局

寄售處

北京天津上海

各大書坊

凡有轉  
載本雜  
誌者務  
請書明

## 鑄新照相館

精照大小各相山水人物書畫等  
又有 中華各省風景  
現在 京津名優肖相  
臨時 歷史紀念攝影  
及名花小照出售

設在北京前門外琉璃廠海王村公園

電話南局一、三三七

## 國貨玩具

天津河北公園

商品陳列所售品處

陳列多種

任人購買